

劉子清編

淞滬血戰面面觀

激	戰	的	且	本
界	太	統	注	書
，	下	訓	意	刪
都	破	，	多	者
有	壞	敵	方	僅
審	，	軍	面	注
慎	我	中	而	意
空	軍	的	重	新
滿	後	友	化	的
的	進	新	。	史
記	攻	軍	。	實
錄	的	實	。	。
。		。		

亞東圖書館印行

0000 17



3 1761 4072 5

MG
I253
146

序

淞滬抗戰經過了九十日的苦鬥，我軍終於退却了。這退却非由於我軍士兵作戰之不勇，亦非由於後方青年之不參加，而實由於歷史遺債之重壓。歷史使我們在目前階段上比日本遲進了一步，於是我們不得不以血肉之軀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砲，並不得不在敵人的砲火壓迫下而向後撤退。從艱苦犧牲中去求得民族的自由，是我們這一輩的中國人無可逃避的命運。

但這決不是說我們便無有了減少犧牲與克服艱苦的方法。淞滬的大戰明白表示：前方漢奸之猖獗，與後方民衆之無組織，都成了作戰的障礙，而救護輸送與醫藥設備之不足，又無限增加了受傷戰士的苦痛，並削弱了前線抗戰的力量。假如在當時，我們能組織所有後方民衆的力量，以作前方的後盾，能徵發有錢者的財力以救濟失業流亡，而充實各項的必需設備，則即使我軍必須退却也不會退却得如此之早，即使戰士必須犧牲也不至犧牲得如此之甚吧？所痛心的是這些要點，我們都未能作到！

淞滬我軍撤退了，戰士們已用他們的悲壯犧牲，給我們留下了血海一般的教訓。未完成的民族解放任務，須待我們繼續完成，我們應該秉承着先烈的教訓前進。我們必須打破一切障礙，把民衆組織起來，把有錢者的財力徵發出來，這是民族勝利的保障與捷徑。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編者。

目次

一 戰況 斑

突貫攻擊·····	二
戰場一角的鏖戰·····	四
血的故事·····	一六
聞北退却記·····	二二
憶夜戰場·····	二六
外國各報熱烈讚揚我軍英勇·····	三六
一一 空戰第一幕	
空軍，全中國的眼睛都望着你·····	三九

飛將軍李成榮.....四一

我空軍戰士閻海文壯烈犧牲之一幕.....四四

三 五百孤軍的奮鬥

我忠勇孤軍決死守最後陣地.....四七

閩北孤軍退出記.....五一

為你們頌禱.....六三

四 勇哉民族戰士

傷兵醫院裏聽英勇的故事.....六五

後方醫院裏.....六八

在戰地醫院裏.....七一

傷兵包紮站巡禮.....七三

廿四救護醫院參觀記.....七五

五 民衆的服務

戰時服務中的英勇童軍.....八〇

上海婦女界的抗敵後援工作.....八一

在火線上出死入生的閩北救火隊員.....八五

老毛子.....八七

一個覺悟的日本商人.....八九

六 砲火下的上海

楊樹浦怎樣了？.....九一

日昇樓慘劇發生後.....九五

南站視察記.....九八

- 三十餘同胞被日兵毒打……………一〇一
- 閩北房屋千萬間，可憐轉眼成焦土……………一〇二
- 敵軍把持下的閩北……………一〇八
- 南市浦東大火蔓延……………一一〇

七 難民與漢奸

- 逃出死亡綫的難民……………一一二
- 一幅流民圖……………一一五
- 十萬難胞在敵軍刺刀下掙扎……………一一八
- 某師長會見記……………一二〇
- 郭沫若談軍中故事……………一二三
- 羅店是怎樣失守的？……………一二五
- 一個嚴重問題……………一二八

八 敵軍中的反戰宣傳

- 敵兵詳述作戰困難的一封信……………一三〇
- 敵軍班長陣中日記……………一三三
- 一個敵軍俘虜的談話……………一三六
- 敵軍反戰空氣濃厚……………一三九
- 附敵軍反戰宣傳品及護身符攝影

九 兩幅畫面

- 大光明復業第一場顧客僅有四百……………一四四
- 兩幅畫面……………一四六
- 傭婦熱心可風……………一四八
- 楊劍萍跳樓自殺……………一四九

一 戰况一斑

官軍史料徵輯會

淞滬之戰自八月十三日起到十一月十日我軍退出上海市區止，共歷九十日。在此九十天中，我軍戰略之變化經過幾個階段，而士兵的英勇苦鬥，則愈來愈感人。『八一三』血戰已結束了，這結束並不是我們士兵的戰敗，而是歷史必然的結論，然而這場血戰將永遠成爲我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光榮的一頁，則已成了定評。

本篇所收各文，不但是以表現我兵士勇敢犧牲的精神，且着重於表明九十日血戰中我軍戰略的變化及各方的戰况。『突貫攻擊』各文，以嚴格慎重的態度，作戰事實况的描寫，將來必然要成爲民族抗戰的貴重史料。長江君的『憶夜戰場』一文，則使前線生活的輪廓與艱苦奮鬥的情況都活躍在我們的眼前了。最後殿以外報評論，以見外國人對這場血戰的觀感。

突貫攻擊

楊紀

今茲所述，雖僅爲追記上海抗戰史中光榮悲壯之一頁。但記者爲求蒐集此項史料，會費無數周折。其事爲何，卽八月二十二日我軍攻克匯山碼頭之真相也。

先是暴日侵滬之勢旣成，駐防××之師，首先奉命馳赴吳淞江灣之線警戒。十一日下午九時二十五分，開拔之命令到達，卽以急行軍於十二日拂曉進抵目的地。十三晨戰幕旣揭，該線我軍屢與敵戰，確察敵軍戰鬥力薄弱，遂決進攻之志。駐防××之師，亦奉派增援，於十六日到達，我軍××隊亦於十八日由××開來助戰。滿擬一舉而可廓清界內殘敵也。

軍學上有一術語：凡對敵正面之一部行突擊貫破，以分斷敵線者，謂之『突貫攻擊』，或稱『中央突破』。我攻匯山碼頭之軍，所採戰略，卽係如此。自二十日我西路軍由天德路挺進以來，疊有擴展。二十一日下午九時，我軍下令總攻，沿天寶路，公平路，舟山路，兆豐路等縱線向岳州路，東有恆路，鄧脫路，塘山路，百老匯路等橫線推

進。東路軍亦沿華德路橫線向百老匯路突入，擬會師於怡和路一帶，進佔匯山碼頭，完成突貫攻擊之任務。沿途我行威力搜索，屢遭敵軍頑強抵抗，均被我軍奮勇擊破。二十日上午二時，我軍以戰車五輛前導，步兵二營跟進，分頭向匯山碼頭突擊。戰車發其精銳之平射砲，連燬敵人機關槍陣地數處，並燬其工事頗多；步兵尤爲英勇，以血肉之軀，吸收其重機關槍彈，前仆後繼，向百老匯路敵陣猛擊，終將其槍手射殺，並奪獲重機關槍一挺。三時前即確實進入匯山碼頭陣地。傷亡慘重，而仍將該處敵人完全肅清，達成攻擊任務。日軍公然自讚之日俄戰爭時之奉天大會戰，其悲壯激烈，不及此役遠甚。其時岸上之敵雖潰，而泊駐江面敵艦則紛向虬江碼頭一帶下移，至其砲火射程線內，開始向我進入之軍轟擊。同時百老匯路東西兩端之敵，以楊樹浦及北四川路司令部爲根據，向匯山碼頭會合。我軍鏖戰良久，敵艦以燒夷彈射來，房屋着火燃燒，敵機又以巨彈投擲。我軍損失頗重，燬戰車二輛，有兩連長陣亡，三輛受傷衝回，步兵一營生還者僅數十人，營長身負二傷，內有一連官兵俱被燒夷彈焚死，尤爲奇慘。此役犧牲十分壯烈，迄今追記，於英勇抗戰之傷亡健兒，猶寄無限之欽佩與同情也。

記者此稿，久已寫成，因求真實，遂一再與參加此役之高級將領斟酌修改。惟彼此均在忙中，茲篇所記，不過述其崖略，翔實信史，自有將來專修戰史之人負其責。

(九月四日上海大公報)

戰場一角的鏖戰

胡蘭畦

上戰場去

說到戰場，這個圍着幾十萬人，血肉橫飛的地方，實在有點神鬼莫測，一般人對於它都像迷夢似地幻想着。尤其是我的十個小妹妹們，一聽到戰場兩個字，就恨不得生出兩隻翅膀，飛到那兒才好。

十四日接到幸之的電話，約好到戰場上去看×師長。這個消息給我的十個小妹妹聽着了，這個說：

『我要去！』那個也說：

『我要去！』

究竟帶誰去才好呢？當那二十隻眼睛睜得亮晶晶地望着的時候。

『亞芬和敏玉去。』我說，『這並不是偏心，因為值日是從小的派起的。』值日是守在家裏，大家都不願意，我們定了一個法規，從年紀最小的派起，她們已經當過值日，所以她們也有先上戰場的權利。這時八個人很歉然地都沒有話說。亞芬好像很得意地跳了起來，而且她說：『開心得咧！』我拿眼睛瞪了她一下，她把頭向下一縮，好像知道自己做了錯事一樣，一聲不響地溜到門前去了。

吃了早飯過後，我們的七個小妹妹照平常一樣活潑潑地出去工作了，爲了我要出去，只好叫秦隊長妹妹留在家裏值日。不一會的工夫，幸之同中央社的王先生來約我們，我帶着亞芬和敏玉別了秦隊長就離開了我們的團部。

廣闊的天空，藍得和海一樣，一團團的白雲奔騰着正像大海中的浪花。金色的稻穗在漫無邊際的田畝中被太陽晒得發光。這種天然的色彩，簡直不是人工可以配合。

一路上我們快樂地說着，笑着。可是那軋軋的飛機很不容氣地要從我們的頭上丟下

幾個炸彈，我們看見着了炸彈的地方燃燒起來，而且冒着黑色的濃烟。

飛機飛到我們頭上的時候，我們馬上就分開藏躲起來。忽然我看見我們的王先生蹲在一個地方用雙手抱着他的腦壳，我掌不住大笑起來。我對他說：『最好請葉淺予先生添畫一副王先生上戰場！』

說：『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呵！』同伴們通通大笑起來。可是王先生一本正經地對我們

『不是，因為我怕我的眼鏡反光。』

『原來如此！』大家又笑了。

不是戰場！

沿路上好像萬事都沒有一樣，我們就專和王先生搗亂。其實王先生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文弱書生，他能夠有勇氣到戰場上來，而且還穿着他那一雙不便跑路的皮鞋。再回想到那天他冒着雨踏了滿身泥污來到我們團部的時候，對他盡責

任的這點上，我是敬佩他的。

路，好像無窮盡似的，一直走得王先生面紅耳赤，大汗長流的時候，才算走到了目的地點。

『奇怪得很，爲什麼走了大半天已經到了目的地，我們都沒有聽着砲聲？』我正說的時候，馬上來了一個轟隆隆的砲響。好像是答復我一樣。

『這個是特別歡迎胡團長的禮砲。』幸之說，『因爲×師現在剛剛才撤下來休息，此地離戰場還有相當的遠。』

『啊，原來是這樣！』我說時，兩個小妹做了一個怪象，她們想：『上了當了！原來這不是戰場！』

看見×師長

經過了一種簡單的手續，我們拿出了我們的證明書，我們在一間陳設很簡單，壁上掛着軍用地圖，桌上擺着軍用電話，安了幾把椅子的房內，看見了×師長。我從沒有看

見過這樣一個文雅的軍人。可是他就是那個富有謀略，身經百戰的大將。

在×師長那裏，我們看見了×副師長。大家介紹了之後，我將何先生送師長的救傷包親手交付給他，他反身就回到房裏去取謝片。王先生趁着這個機會，趕緊就向×副師長開始他的探訪工作。副師長的態度非常從容，他很概括地把這次的抗戰從日兵上陸，羅店的幾進幾出，退守劉行以及現在蘊藻浜大戰的情形，差不多和報紙一樣的材料告訴我們。王先生很希望他再說詳細一點，但是×副師長說：『更詳細的情形，等一會請師長講給你們聽。』從他的說話上我已經認清楚副師長是一個很精明，很謹嚴，而且尊敬長官的好軍人。在他無形的尊敬長官的舉動上，我們並看不出他像孔夫子說的：『君在，蹶踏如也』那樣的奴隸樣子。

我們來上上課堂

×師長從房內走出來的時候，王先生又忙着向他探訪消息。×師長微笑着拿起一根細細的，好像教鞭一樣的竹竿，他說：『好吧，我們來上上課堂。』我們幾個人跟着他

走到地圖面前，真像小學生一樣靜靜地聽先生講演。

『這是江灣。』幾隻眼睛跟着師長手上的臨時教鞭落在地圖的一個點上。竹竿已經沿着這一個點往右邊移動指到另一個點上。『這是吳淞。』他說，『本來我們的隊伍駐在江灣，奉到命令開一團人到吳淞去打上岸的敵人。第一次一營人傷亡了三分之二。第二次團長上去恢復了陣地，把敵人打退了。當天又奉到命令，叫我們去收復羅店。那時，敵人的飛機正在滿天亂飛，炸彈正在瘋狂地拋擲。』他手上的細竹竿從右角上的吳淞往下一拉，停在江灣的點上。從江灣點指到大場，沿大場那一條馬路線指到劉行，指到羅店。他又笑了一笑，這時我忽然想起了我的地理教師。

x 師長振了一下精神，『我們必須在飛機轟炸之下通過這樣長的路線。』他的竹竿又指回到原地來，他很鄭重的說，『因為這是長官的命令，我們只有服從。我們以疏散的班排，兩排，四排，稀稀疏疎地前進，沿途被飛機追擊轟炸，死了兵士二十餘人。我和參謀長到劉行的時候，一顆炸彈正爆裂在我們的車子旁邊，却没有炸着。到達羅店，正是黃昏時節，我們立刻就以六縱隊進佔羅店。』他的目光又注意到地圖上面，而他的

臨時教鞭也隨着他的眼珠移到羅店的中心點，我們大家都緊張地聽着他的下文。

『這鎮內，那時還有一百多敵人，打到天明，就把他們肅清了，還打死了幾十個敵人，奪獲幾十枝槍和很多重要文件。佔領羅店之後，隔了一天，又奉命進佔月浦，並要進攻獅子林。就將羅店交予××師。我們剛剛佔領月浦，忽然敵人以大隊從後面又來包圍羅店，我們只得回兵迎擊。在羅店和敵人來往衝突了十幾次，大家都受了很大的損傷，第二天，我們撤後，敵人也退了。這時，我接到××師的電話，叫我向揚行靠攏，當時，我想到如果這條公路守不住，上海就不能保守，敵人可以沿着公路把他們的鐵甲車，唐克車一齊開過來，衝破我們的陣地。所以我當夜就把我們的隊伍配置在這個地方。』他的教鞭又指到月浦和羅店中間的一個叫新鎮的地點上。他說，『在第二天，我接到軍長的電話，他說這樣安頓，正脛合他的配置。可是在新鎮，我們和敵人有過很多次厲害的衝突。』說到這裏，×師長的臉上，顯出很愉快的顏色。我們的精神，都被這位專門家教授吸引着了。大家都像置身在戰場上一樣。×師長一停他的講演的時候，十幾隻眼睛就像小孩子希望大人給糖果一樣，惟恐他不拿出來。可是我們的專門家教

授，他是不會使我們失望的。他的話繼續地說下來了：

『我們奉到命令，又去包圍羅店的東南西三方面，在那兒我們一直就包圍了二十八天。』×師長把手上的臨時教鞭放下來，讓我們大家坐回原位，同時他自己也走到桌子旁邊坐着，可是他的話又陸續地講下去。

兩次悲壯的鬪爭

『在這次戰爭中，有兩件很悲壯的事情，可以特別告訴諸位。第一件是東林寺的大戰，東林寺是靠近新鎮不遠，三面都是水，地勢很高的地方，那兒可以窺探敵人的行動，也可以射擊敵人的要點。這個地方有一連人，守了一個星期，屢遭敵人的襲擊，班長潘玉林，有一次衝出廟外，用手榴彈打死了很多敵人。又有一次，敵人先用砲轟之後，再用敢死隊衝過來。他們的人死來只剩了五個，我們的人也死得只剩五個，而且排長胡玉政還帶了傷。敵人有個中尉帶着幾個士兵，已經衝進廟了，胡排長開槍狙擊，可是槍打不響，他一時情急智生，就抓起一把挖壕溝的鐵鉞，打開了那個中尉的腦袋。

除了得到戰利品，還得到很多重要文件。」×師長的話，說得我們的眼睛都望着他的一舉一動。我們看見他臉上的肌肉，隨時都跟着他所講的故事的情景變動。說這個故事的時候，他的臉上早已是眉飛色舞了。

副師長，他一直都是帶着笑容很有精神地坐着，靜聽師長說話。

×師長又說死守×宅的故事了。他的態度表現得更莊嚴，說到營長雷洪池悲壯地殉難的時候，我們更是肅然起敬。室內靜極了，只有×師長一個人的聲音。

『我們的××團在本月二日的黃昏過後接守×宅，以及×宅南段的××宅障地，主力構築××宅，××宅第二線障地。可是×宅的地勢不好，工事也不堅，並且和敵人距得很近。當時，我們以第三營的一連佔領×宅東北障地，第一營接×宅的右側。第二營爲預備隊，安置在××宅之間，第一營預備隊，初初加強×宅障地的工事。其次就築××宅之障地，掘障地上的交通壕。

『三日的早上三點鐘，有一百多敵人向×宅障地夜襲。這次我們打死幾十個敵人，奪獲步槍十幾枝，擲彈筒等等。三日午前十一點鐘，敵人利用烟幕彈及砲火之掩護，向

我進攻。又是一次壯烈的抗戰。敵人沒有達到目的，可是，一部份敵人，就在這天夜裏已經侵進了我們的外戰壕，從兩端潛進。

『四日，我們用手榴彈對着潛伏的敵人，猛烈地拋擲。打死了三十幾個敵人，奪獲很多有價值的戰利品。其餘的敵人，都逃竄跑了。連上留了一排兵力在外戰壕中，防備敵人接近。

『四日夜裏，該營又增派一排兵力在外壕，敵人又來襲擊。我們又打死了二十幾人。這時×宅北面障地也有敵人去攻擊，又被士兵用手榴彈打退了。可是，這中間發現有東北同胞的口音。

『五天天剛亮，敵人向×宅砲擊，同時以重戰車三十幾輛，配合着七八百步兵，用廣正面向我第二營全面衝擊。這時我們第七第九兩連的砲火失了效用，只有用手榴彈擲放，卒被敵人戰車上的機槍和砲火所壓制了。第七第九兩連的全部官兵通通輾埋在戰壕中。當時雷洪池營長，左手負傷，仍堅持指揮四八兩連，拚命地和敵人的步兵作最壯烈的格殺。

『敵人的戰車像崩山的一樣，向我們的陣地轟擊，雷營長第二次負傷，在亂槍之下和陣地一同犧牲了！』

大家的神經都是在極端緊張的情況下聽着，幾乎連呼吸都停着地聽着。直到他的話停了的時候，大家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氣。

『這次的戰爭，我們沒有什麼特點，就是服從長官的命令。我們能夠和敵人這樣長久鏖戰，也就是能夠服從長官的命令。』

×師長的臉上，又泛出微微的笑容，我聽了他的話，看看副師長，他臉上的表情，也是從緊張嚴肅的狀態變回到微笑了。我們的兩個小妹妹，簡直聽小說的一樣，聽得出神了。

爲了要看大戰東林寺的材料，×師長他把我帶到參謀處去。王先生因爲要做有系統的特寫，他也去了。在參謀處去時，我們只看見參謀主任，才知道參謀長現還在病院中。

從參謀處回到師長的房中，亞芬和敏玉正在高唱抗敵的歌曲。這些歌曲，都大受×

師長和×副師長歡迎。他們在軍中從沒有聽着這種悲壯的抗敵歌，而製造這些歌曲的人們，都是爲了抗敵的戰士們製造的。所以結果×師長和×副師長都說要請小妹妹們去當士兵們的唱歌教師。

四川同鄉會救護隊真努力

吃晚飯的時候，說到我參加四川同鄉會救護隊在羅店楊行救傷的時候，×師長和×副師長，都非常稱讚四川同鄉會救護隊之努力，實在給了他們很多幫助。飯後，大家帶着滿意的笑臉，辭別了×師長×副師長和參謀主任。他們一直把我們送出大門外面，還給我們照了兩張照片。握別時，他囑咐我們常常去談。

歸途中，亞芬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唉！大失所望！」她說，「要早知不是戰壕內，我還不願來啊。」

「難道今天聽了這多寶貴的報告，還不满意嗎？」我問她。

「今天你們把抗戰的歌曲直接唱給抗戰的將官們聽，他們都受到很大的感動，而且

又要叫你們去教授那班抗敵的士兵，這也就是你們今天的工作。」我的話還沒有說完，農村中的婦女都成羣結隊地跑到莊子外面來，追著看我們，因為我們上午經過她們的村莊時，她們都知道我們是女的。所以回來的時節，我們才走到村莊，好像通了無線電約的一樣，她們大家都圍起來了。今天雖然沒有到達戰場，可是在農村婦女們的心田上，已經給她們下了一顆奇異的種子。他們曉得了，原來女人們也可以穿起軍裝到軍隊中做事。至少這天夜裏，有很多人要大談婦女從軍的典故，還有很多的少女們，青年婦女們的心中也都在想，她們怎樣方能夠穿起軍衣來為國家做事情。我指着那些婦女對亞芬敏說：「看吧，這也是今天的工作，我們的一把小野火！」她們都快樂地笑起來了。

十月二十日（十月二十三日大公報）

血的故事

冰瑩

在矮小的平房裏，地上鋪滿了稻草，蒼蠅圍着有血跡的地方吮吸着，亂飛着，在房子的東角躺着一個頭部受傷，和左腿貫通的戰士。他傷的太重了，誰都担心他的生命不

能挨過今晚，然而他自己却很平靜，嘴裏雖然在不斷地呻吟，但當我們替他洗傷口換藥時，他並不大聲叫痛，只把眉頭繃一繃，說了一聲：『快點吧，我要睡去了。』

大約是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一連來了十二個傷兵，真湊巧，他們都住在同一間房子裏。因為有幾個傷輕的喜歡說話（有一個是我的老鄉，長沙人），於是我伴着他們坐在草堆裏，開始聽着血的故事了。

『你是在什麼地方受傷的？』我問一位個子矮小，看來有二十多歲的弟兄。

『東林寺。』

他回啓着，目光炯炯地向我注視。

『這地名我今天才第一次聽到，你是幾時受傷的？』

『今早四時，天還沒有亮的時候。』

『傷的弟兄不多吧？』

『唉！我們傷的並不多，只是敵人的損失太大了！』

他帶着幽默的調子說着，我正想問他爲什麼要『唉』一聲時，躺在他右邊的弟兄却

大罵起來了：

『媽的，你還憐惜敵人死的太多嗎？你準是漢奸！』

聽聲音，他是一個十足的北方老。

『同志，開口就罵人做什麼？你聽我說完再罵不遲。』

矮個子是四川人，說話還是那麼一副滑稽的表情，於是有兩位笑了。我也暗暗地欽佩他有資格做蕭伯納的同志。

『對了，等這位同志報告他作戰的經過吧。』我臨時冒充了主席，制止了他們的吵嘴。

『開始和日本鬼打的時候，我們的排長胡玉政用手槍就打死了十多個敵人，後來不知怎的，槍機忽然打不響了，他急得要命，連忙舉起鐵鍬來向敵人衝去，這一下，可真了不得，居然打死了他們的中尉排長。』

『好，痛快，痛快！』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出來，他連忙接着說：

『且慢一點，痛快的還在後頭呢。我們有一個弟兄，他趕快從那位死排長的身上把

白晃晃的刀抽了出來，亂砍一陣，又砍死了好幾個敵人。他們見我們來勢太猛，於是敗退逃去，不到一刻，突然大砲響起來了。嗚，他們打的真兇，如果是胆小的，嚇都要嚇壞了：一連打了百多砲沒有停過。但我們仍然冒着敵人的砲火衝鋒，這次不幸我們的排長受傷了！」

「唉！」

我輕輕地嘆息，他却並不理會我，只顧滔滔地敘述着：

「我們的班長見形勢太緊張了，於是打電話回團部請示，又調了一連人來，有個傳令兵潘什麼名字的，我一時忘記了，他一個人架了輕機關槍向敵人掃射，他們又死了三十多人。我們的弟兄看到敵人死亡的這麼多，胆子更加大了，於是放肆用手榴彈向敵人陣地的壕溝裏丟去。他們簡直無法抵抗。這一下又完結了他們百多條狗命，所以我說他們的損失太大了，哈哈！」

他笑着，我們也跟着笑。大家都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連那兩三位重傷的同志，也停止呻吟，來聽這個勇敢動人的故事了。

『還沒有說完呢。』他要那位坐在他左邊的同志替他點燃了香烟，因為他的左手被炸傷了，失掉了作用。一縷淺灰的烟從他的兩隻鼻孔裏出來以後，他又繼續着像說書一般的打開話匣子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是最愛迷信的，他們因為怕死，什麼人的身上都帶着一道符咒，以為菩薩會保佑他打勝仗不會死的，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廟宇也特別尊重，從來不敢燒毀。這回在東林寺他們打了一次大敗戰，日本鬼恨死了我們的菩薩沒有保佑他，一場火就把東林寺燒個精光。』

又是一陣笑聲，把警務所的人都驚動了。唐警官走來望了一下，因為得不着要領，陪着我們笑了一下就走開了。

『還有一次也很有趣味，』這回輪到我的同鄉王金生了，他是×團×營×連的上士，左腿受了傷，血還在流，但他好像一點都不感覺痛的樣子，很興奮地說着：

『前幾天我們攻金家宅的時候，敵人盡用大砲來打，我們一槍也不還，他以為我們都死光了，就衝了過來。誰知我們都埋伏在戰壕裏，等他稍為向我們陣地前進的時候，

我們就一齊爬出來用機關槍掃射，一下打死了他們八十多個人。從此再也不敢來打金家了。還有一次，他們衝到我們的外壕來了，我們拚命開槍，他嚇得屁滾尿流，連忙鑽進戰壕裏面去，我們趕快用手榴彈打去，二排人全體被我們打死了，得了許多新式步槍。」

『媽的，日本人真不行，聽到我們的槍聲就嚇得發抖。××團的工兵營，有次被大砲埋在土裏了，他們爬了出來，臉上都是烏黑的，死了一個傷了一個，其餘的拿起槍來就向前衝，日本人見了這些黑臉將軍，嚇都嚇死了，還敢說打？』

又是另一個弟兄說的故事，引得大家都笑了。我笑得特別厲害，要不是在他們的面前，也許會笑得在地上打滾。

『日本人都是不中用的東西，我們一開槍，他丟了槍就往後跑。我們的機關槍有次被敵人的重砲打進土裏了，敵人非常高興，以為毀掉我們的武器了，誰知我們的弟兄趕快把牠挖了出來又打過去。』

故事越聽越多了，在黯淡的洋燭光下，我在小日記本上記載着我軍英勇作戰的精

神。

『車子來了，趕快走吧！』

担架兵進來抬那個受了重傷的同志，其餘的都掙扎着站了起來，拿了自己的包袱向馬路走去。我送到門口，用親切的聲調歡送他們：

『同志們，趕快把傷口休養好了，好再上火線殺敵！』

『好的，過幾天再來找你們。』

他們走遠了，然而每個人說話的聲音和態度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一九三七，十，七夜（十月十八日大公報）

閘北退却記

楊 紀

滬戰爆發前一日，記者在閘北區域乍遇我軍鬪士，橫槍阻途，英勇之氣，不可一世。使人回憶一·二八閘北失陷情景，誠不勝其悲喜交并。八·一三後，不圖僅撐七十四日，大場忽焉失守，閘北江灣之軍，遂被迫而作戰略上之退却。五年前之悲劇，不幸

今又重演。記者在現役中旅居闡北，甫二十日，遽爾於秋月蒼涼之夜，隨軍西走，當時萬感叢集，儼如中山路上之軍馬，喘息返館，不能自己，因拉雜爲記。

大場在軍事上之關係，記者業於二十一日日本報闡明，且期其必守。蓋此處一失，闡北，江灣即成四面受敵之地，故欲保守闡北，江灣，必以保守大場爲條件。惜大場守軍力薄，如此重要鎖鑰地，竟輕輕放棄。致使本月九日以來蘊藻浜南之血戰，盡付流水，第一道防線之守勢，亦因而打破。全在內線之闡北，江灣，其守軍不能不行戰略上之退却矣。

二十六日之晨，大場失守之消息傳到，闡北駐軍無不悲憤填膺。午正即奉『死守闡北』之命，全軍敲擊雷動，滿擬拚將頭顱，同作壯烈犧牲，不意下午九時又立即來撤退之命。雖然命令如山，究竟人係感情動物，何況血性男兒，衛國鬪士，眼見此苦守數月之大好國土，即將再受敵人鐵蹄蹂躪，豈不悲從中來。記者對於滬戰向抱樂觀，及遇如斯情景，亦不自禁而感慨唏噓矣。

深秋夜涼，下弦之月，遲遲不上，記者與偵察地形之參謀數人，繞道沿光復路向西

徒步，隔蘇州河則租界燈火如晝，市聲漸息，以視吾人於黑夜摸索喘息不甯者，誠如天堂地獄。其時蘇州河北岸已有載滿輜重之舟，咿啞夜航，余等得乘艚船三艘，排水前進。過廣肇山莊河面時，清晰密集之槍砲聲，自波上飄來，流彈掠頂而過，墜入租界爆炸者，不計其數。河邊哨兵，荷槍露立，深暗之人體輪廓，由於遠處火光反映，呈出雄偉渾奇之姿態，實足表現我軍沉着勇敢之精神。余等在火車港登岸，輾轉始入交通路。時我部隊正陸續向西移動，在敵砲壓制之下，寂然穩步，大有不動如山之概。倘非素質優良，在退走時決難獲得如此成績也。既折而南，入中山路，敵砲數枚，射落左近田間，炸聲甚鉅。適我空軍飛至掩護，敵之高射砲，信號槍，探照燈竟鬧成滿天星斗。惟敵砲則停止射擊，避我發現目標，致受轟炸。我機繞飛數週，在真如附近投下照明彈數枚，指示行軍目的地後，瞬即飛去。地下部隊在任何環境下，仍用齊一步伐，埋首前進。此種精神，實爲中國復興之徵象。

記者因職務關係，至×××，不得不與同行之參謀告別，獨入租界趕回館中報告。惟因脚傷未愈，步履艱難，時已午夜，租界因戒嚴關係，均經闔戶，僱車不得，蹣跚於

途。幸遇一九二號西捕，深表同情，載送記者至靜安寺雲飛分站，得一貼有通行證之車，風掣而歸。

回憶闡北於一·二八失陷時，敵獲之可利用漢奸胡立夫等進行傀儡組織者，此次闡北之難民，均已跟隨部隊全數退走，決無胡立夫之流再生。敵在政治上得闡北毫無用處。

闡北市區已受敵數月轟炸，幾成焦土，敵今晨侵入時，又縱火搜索，房屋被燬，損失不貲，據點喪失殆盡。敵在軍事上得闡北毫無用處。

闡北經數月之轟炸，夷爲瓦礫之場，工廠堆棧之貨物，如非運盡，早即敗壞。敵在經濟上得闡北毫無用處。

記者今晨再赴租界沿邊遙望，則闡北火舌四起，黑烟瀰天，其中尚有槍砲之聲，顯係我軍掩護部隊尚未退盡，以致再起巷戰者。入夜烟火之勢，直干霄漢，焦臭之氣，數里可聞。嗚呼闡北！誰其使汝受此荼毒者！

二十七日晚寫（十月二十八日大公報）

憶夜戰場

長江

聞北退兵了！就全戰局說，沒有重要關係。而從前我們不便發表的地區景物，現在已全成過去，可以任情的講了。我們的過去戰場情緒，是不應該敗的！

在制空權喪失了的戰場，西半球對着太陽的時候，才是我們將士飛躍活動的時間。我們戰地新聞記者的活動，也不能不是在夜間。飛機啊！最初發明你的來特弟兄，是打算拿來屠殺人類的呢？還是被不合理的社會錯用了呢？日本飛機每天幾十架在上海附近戰區投炸彈，打機關槍，然而飛機是日本民衆的血汗之積累，炸彈是日本國民應有的生活享受被削的創痕，日本國民果何會有對中國人民有不可解的冤仇，而忍將其辛苦經營之成果，不用之於自己生活之享受，而用以無情的屠殺中國呢？

屢屢在夜間出入戰場，租界中繁華奢靡的市面和租界外淒涼慘暗的情形，使人發生兩個國度的印象。在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勢力所及的土地上，那怕是只有一面國旗在那

裏，而且不管對於那塊土地的統治權是否來得正當，然而侵略者對於那面國旗後面所代表的力量一加考慮，就不能如對付弱勢國家的爲所欲爲了！

僅僅有少數外國兵崗位的裏外，就是平和與戰場的分野，我們數十萬的將士在這幾個外國兵崗位外面日夜和敵人的飛機大砲鏖戰，我們千千萬萬的人民每天在日本兇殘的轟炸政策下過活。全國戰場上，經過每二十四小時的戰爭，不知道有多少壯烈的傷亡，我們非武裝的城市和鄉村，也不知道有多少被破壞，我們的經濟文化的中心，不能在自己力量保護之下，建立在我們的後方，相反的，我們的若干重要的活動，都是寄託於租界。

謝謝『一二八』的恩賜，我們能建造成功一條閘北和南市聯繫的中山公路，這是我們繞過租界通於上海南北的軍事交通要道。『八二三』以後的軍事運輸，中山路仍然作成功不少的供獻，可惜我們沒有在『一二八』之後，真真實實的把上海附近非外觀的武裝起來，這樣堅固的虬江碼頭，而今作了日軍登陸的便利交通點。市中心區裏面富麗堂皇的大禮堂，和圖書館博物館等輝煌的建築，在百孔千瘡之餘，還作成了方便敵人防禦

的據點。就是這條中山路也沒澈底改造，使之配合於大量軍事運輸的需要；上海僅僅兩個多月的戰爭，中山路已經當不起繁重的運輸而凸凹不平了！

話又說遠了，當熱河戰爭之後，塘沽協定已經把河北平原的國防完全撤銷之後，天津實際已經進入敵人的虎口。民國二十二年以後，北平若干高級文化和教育機關，還在那裏大吹大擂的從事於高大洋樓的建造，數萬和數十萬之代價一座的新式建築，接二連三的出現於古老的文化城中，其意若曰『加強國防第一線上的教育設備』，到今天已道道地地的作成了日本軍隊的兵營！

國家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需要不斷的建設，這是一點不錯的，但是建設的目的當然是爲了我們自己國家的利益，當我們處在強鄰環伺，國家生存根本感到威脅的時候，我們最切要的工作，是如何保護我們的生存，就是國防應該是第一。明明知道我們沒有保護力的地方，而復談物質建設，結果不但浪費了艱難的國家財力，麻木了民衆意識，而且在客觀上給予了敵人以便利！

夜間的前方，無論村莊和城鎮都很少見有普通居民的活動。真如，南翔，閘北，北

新涇一帶的一般民房，被取得零亂不堪，有的是沒有了牆，有的是塌了屋頂。有一天晚上，我去看過一所被炸的療養院，這是一所鋼骨水泥建築的近代醫院，日本飛機把他炸得亂七八糟，只剩了片段的牆壁，悽涼兀立在月色朦朧之中。

白晝完全不能活動的戰場，這數十萬英勇將士的攻擊，藥工，飲食，運輸，補充等，都全靠着夜間來活動。我們的交通工具太簡單了，很難在一個短短的夜間，能滿足我們戰場上一切的需要，特別是將士們的私生活方面，太沒有照顧的餘裕了。需要刺激了供給，於是在好幾處破爛的村鎮上，發現了軍人或者勇敢的商人在夜間開市的雜貨店。罐頭，香烟，火柴，糖果，肉類，燒餅，花生，……凡是足以增加生活興趣的東西，幾無不應有盡有。在壁穿頂漏的破屋中，一枝魚油燭的光輝烘映着這樣雜貨商攤，人影憧憧的都是些衣服污濁，面目辛勞的士兵和夫役。如果在傷兵轉運站的附近，輕傷的將士，常常是這些商攤的照顧者。

在夜間本是敵人防禦的時間，然而他們的砲兵仍然不完全停止活動，他們估計着我們增援部隊必經的要路，不斷用空炸砲彈射擊過來，希望殺傷我們的人馬，阻滯我們的

援軍，所以要路口的上空，總是「轟！……嘩！……」地經常遭受敵人的砲擊。然而據經驗所得，這樣砲擊的效力太小了，「轟嘩」了半天，只讓日本民衆的血汗，毫無代價的拋擲在中國領土上！

中國人對於「死」的觀念，似因民族革命戰爭之爆發而與昔不同。洛陽橋是我們前線一個夜間運輸聯絡站；在一天晚上因為汽車擁塞，電光過巨，被日本打中了好幾砲，炸壞了十幾個人，其餘的人仍然很鎮定的安置了傷亡，繼續做轉運，賣買，救濟，分配糧食彈藥等活動。

中國古時用兵，形容夜襲軍隊，往往用「銜枚疾走」這一句話，意思是人不叫馬不嘶的兼程前進，以襲敵人。這次上海戰場上我們軍隊的運動，全在夜間，後方到前方的生力軍，和前方回後方休息的辛勞隊伍，沒有不是魚貫而行，了無聲息的。

有一晚，我們去看××先生，他那時的指揮所是在大場南面的孟家木橋，那裏是陶行知張宗麟諸先生所辦工學團的校址。戰爭以前，我在這鄉村裏和幾十個艱苦讀書的少年見過一次面，他們是那樣的天真活潑和健壯，其中有幾位小弟弟，對於較深的政治

分析，也能聚精會神往下聽，聽到樂觀處，他們是那樣的興奮，聽到困難處，他們是那樣的憂心。然而我第二次到那裏，已經是庭園冷落，人物全非，村口有雄威的哨兵間口令，屋內已掘成高厚的防禦工事，舊日課堂，已成參謀業務室，舊日少年們歌唱之地，而今是趙趙武夫踱步之場！敵人的大砲不斷的在天空中轟轟炸響，機關槍在村外又是喀喀的作聲。

當大場戰局正緊，滬太公路上退下來一些士兵，他們一時脫散了隊伍，然而他們異常安靜的休息在公路旁邊，靜待他們長官的安排。老實平和壯健，情緒上他們是已經進入了近代軍隊的水準，震天的砲火，似乎對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刺激。在沉默中隱然表示着不可侵犯的力量！

中國軍隊的編制裝備訓練，還沒有完全統一，這次在上海作戰的軍隊之複雜，爲中國過去戰爭史上所未曾有，幾乎全國軍隊都混合使用到上海來。然而大家相互間的『同志之愛』，是異乎尋常的感動人的。經驗較少，器械較差的部隊，如果調到激烈的戰場上，原來已經撐持正猛烈戰鬥的隊伍，一定告訴後來者以種種實戰經驗，請他們注意。

有一次，某師接防大場西北，前面已經犧牲很大的部隊，恐怕他們新來的同伴，經不起敵人砲火的恐怖，先請他們在第一線後方見習兩天，自己仍然苦撐下去。至到已經有點把握，才把防務交代過去。

傷兵的情緒，仍然很好。每一個傷兵轉運站都聚集若干輕重不等的傷兵，靜候着救護的車輛。救護隊的人員在他中間照料着。他們受傷以後，行動還是有秩序。在前線最勇敢的救護隊，要算僧侶救護隊，其次要算四川旅滬同鄉會救護隊，他們無聲無息的前方埋頭工作，能深入第一線救護傷兵，得着前線將士深切的愛戴。只是在十月二十一和二十二兩夜的總攻，我們於崩潰日軍之後，自己的傷亡亦大，真如車站以西至南翔崑山之公路上，幾於每一岔路口，每一村店，每一橋頭，皆集結衆多之傷兵！我們救護組織太無力了。實際工作的人沒有多少，車輛也太不夠，於是這大批突然增加的傷兵，擁塞途中而無人救護。三十二十傷兵一堆，十個八個一團，輕傷的帶着鮮紅的血跡，才予步行。打傷腿的只剩了一隻脚，有不少是扶着拐杖，一跳一簸的前進。完全不能行動的傷兵，只有躺在大道旁邊，無可奈何的呻吟！慘烈的戰鬥受傷之後，又遭受到這樣淒冷

議！

的待遇，傷兵們自然不能忍耐了。我們的車在廿二日夜間過南翔赴崑山，沿路皆爲傷兵所阻，他們爭欲登車。然而車上所能容納的人數太過有限，他們於是想爬在車的旁邊和車的前面，然而這輛小車在那樣破爛的路上，如果過份的負擔，只有大家不走了。因爲我們事實上不能不婉謝很多勞苦功高的受傷將士，他們於是乎動怒了。幾乎沿途都有傷兵用木棍打我們的汽車，打得我們無限慚愧！無限悽愴！因爲他們這樣英勇的爲國家和敵人拚命，受傷之後，我們不能有完善的救護組織，迅速的把他們救到安全的後方，減輕他們的痛苦，這是我們政府和人民對不起忠勇的將士。在他自己立場上看來，我們爲國家這樣的犧牲，現在弄得生不生死不死的流浪到淒風涼夜的公路上，你們這般坐汽車的人，平日已經夠養尊處優的了，到這樣一個悲涼的場合，你們的汽車還不讓我們坐坐，救救我們的痛苦，似乎也太該打了！誠然他們不明白我的車是什麼任務，不原諒我的容量，然而他們這種棍擊的行爲，是表示抗戰軍人對於後方有救護責任的人們的抗議！

這回真真實實算『打死仗』。敵人的砲兵把我們的村莊當銅牆鐵壁來攻擊，一個村

莊動輒打幾百砲，他們的『區間射擊』，使我們沒有一塊地方能幸逃敵砲的摧殘。我們前線土木材料簡單作成的工事，被他們打得天翻地覆。然而我們的將士仍本堅定如山之抗敵意志，繼續前進，無窮盡的未死者，很快的補上了已死同志崗位，永遠有新的力量抗戰衝鋒！當敵人猛攻蘆藻浜西南的塘北宅和陳家巷一帶之夜，在洛陽橋附近的×××先生的指揮所裏，有幾位年輕活潑而篤實的參謀，異常安詳的和各方用電話連絡。洛陽橋以北的機關槍聲，『咯咯咯……』的組成一極廣大範圍的音樂隊！單拿他直轄的軍隊來說，那時已經一聲不響的補充了三次了。塘北宅本是一連人的陣地，我們在塘北宅却犧牲了九連人！一連打完了，再上去一連，直到一團人都完全犧牲在這一小小村莊上，日本的砲彈和炸彈不知在那裏放了多少。我在崑山聽到朋友說，守塘北宅那團的團長原來是舊友許良玉先生，他只剩了一個光棍到蘇州去接收補充兵去了。

打死仗的壯烈現象，幾乎全部戰場以及各部隊都是如此。我們很可以驕傲，很可以自信。但是回到××看看後方對於傷兵的待遇，不禁有幾分愴然！傷兵們千辛萬苦的回

到××，而在××的醫院只有兩個，一個是救濟委員會的第一醫院，由上海東南醫學院

師生主持，他們入少傷兵多，整天忙不過來，裏面住滿了傷兵，有些夜間還沒有禦寒的被褥。送給他們的飯菜，上面全佈滿了蒼蠅。手術室內斷腳殘手的慘象，讓人憤怒到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殘忍！我們去那一次，醫院門口還有沒被收容進醫院的傷兵。有一個是打傷了腹部，衣服褲腰被血水泥土的混合物膠成了不忍久視的一團，他的全部下身，鞋襪綁腿和灰布褲上，整個的是剛從有水的戰壕和河溝裏面拔出來的模樣，泥水還濕潤糊在下半身。他已經毫無血色和毫無力量的靠臥在牆邊，秋風捲夾着塵土無情地在他臉上吹過，似乎只有慈祥的日光這時才慰勞式地給予他相當的溫暖！很難令人滿意的，是這裏那所官辦醫院的荒唐，他們的規模遠比這裏爲大，而他們的工作是「韜光隱晦」唯恐傷兵找着了它！一所醫院的後門外，那時正停放着死傷兵的担架，一個死屍從蒙蓋他的破軍氈下面，橫伸着一隻緊握拳頭的蒼手。大概對於殺敵未完身先死，表示不甘心，而對於後方救濟機構的腐敗，似亦有無限的憤慨！

（十月二十九日大公報）

外國各報熱烈讚揚我軍英勇

十月二十九日倫敦泰晤士報社論，對於上海戰事之最近一幕，有所論列，略謂『日軍欲使上海華軍局部而有計劃的退却變為總潰散，殆將感力盡精疲之苦。日軍之最大與唯一目的，在摧毀中國陸軍，使之不復有堅強有效之戰鬥力。苟無以達此目的，則土地縱有所得，亦無多大關係。以目前所知，日軍殊未有趨向此目的之進步。日軍縱已殺死華兵二三十萬人，其中或不乏南京所統率之精銳，縱謂上海戰事此後不再延長，然上海之十週血戰，將有一日證明其已安置中國從來未有的兵力基礎矣。中國軍人現已從滑稽故事之迷霧中脫穎而出，此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雖中國軍人大部份現猶訓練未充足，武裝未齊備，並因無力置備雨衣，猶攜傘與俱，然扼守人所認為不能支持一週之陣地，竟至十週之久，而其退却也，在任何新式陸軍不能抵抗的猛烈砲火轟炸之下。吾人於此，將見上海華軍之抵抗，將在中國各處發生精神上影響，不獨今日如是，即在將來亦然。』

上海英文大美晚報廿八日晚社評，題爲『勝利安在』。原文略謂『華軍經七十六日之浴血抗戰後，閘北不可避免之撤退，終於實現矣。世界人士對華軍固守閘北若是之久，均表驚異。誠然，華軍威武不屈之恃久力，與夫如火燃燒之愛國熱忱，已經過一度光榮之試驗。吾人目覩一九二七年閘北華軍之英勇抗戰精神，于吾人腦海中永留深刻之印象。此爲日本之勝利，而實非真正之勝利也。溯自滬戰發生之初，本報即指出揚子江沿岸難以久守，蓋進犯者可利用軍艦砲火轟擊，雖有堅強守衛軍隊亦難固守。於一九二二年滬戰時，日軍得迂迴側擊，致使英勇之十九路軍撤至內地。此次華軍陣線較前爲長且險，日軍側擊已不可能，但華軍陣線卒以北站爲樞軸而移動。雖經較長時間之抗戰，終亦造成撤退之結果。華軍兩次最終退出北站者，非由於日軍之直接進襲，而因日軍突入西北區域，使華軍有被截斷之虞，有以致之。華軍作戰之奮勇，空前未有，足永垂青史，而閘北孤軍之死守，尤爲世人所推崇。茲者尙需數日，始克明瞭雙方之戰略，蓋此次局面與一九三二年迥然不同，彼時華軍撤退後戰爭即告終止，而此次則戰區益形擴大，而戰事亦必更形激烈也。（中略）雙方血戰，已兩月有半，蒙重大損傷者厥爲非

戰鬪人員，此爲日本瘋狂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境內進行侵略行爲之收穫也。日本企圖覓求友誼，反招致中國人民之仇恨，尋求商業上之繁榮，反而耗費數百萬之軍費，此後二次之進攻，當亦難有多少愉快之結果也」云。

二 空戰第一幕

沒有空軍參戰，我們等於抱着臂挨打，有了空軍參戰，等於我們挨人打時能夠還手。八一四上海外灘我國空軍的作戰，是我們挨了幾年別人的耳光而第一次還手，是我國空軍對外作戰的空前一幕。則這一空戰之引起我國民衆之無上興奮，並值得大書特書，是當然的了！自此以後，我空軍不斷飛前線作戰，至使敵軍戰區夜不敢開電燈。空軍戰士闖海文之壯烈犧牲，則是可歌可泣的，因附以大鼓詞。

當第一幕空戰表演時，正是我軍猛攻滬東日軍根據地時。滬東的幾十萬同

胞都正受敵人的壓迫向蘇州河以南的租界裏逃生，所以外灘一帶滿馬路盡是難民。但他們毫無怨恨，他們並爲這一幕空戰所震動，把破家失產的痛苦一日都拋到雲霄了！這是何等動人的民族精神！

空軍，全中國的眼睛都望着你！

陳毅

——記八月十四日午後三時——

午。

太陽逃進了雲端，大地被砲聲震得發昏了。

街上，人們蠕動着，擁擠着，但看不出一點頹喪，雖然他們拋開了他們的家，流浪在街頭，把生命交給太陽，風和雨，可是他們並不怨恨，他們明白，這是爲了祖國的生存。

早就聽到我們的空軍出動的消息了，是的，這消息使每一個關心祖國生存的人興奮，壓抑在心中的憤火，已經整整地六年了，六年來，我們吃飯，走路，甚至只要有出

錢的機會，我們總出了幾個爲建立空軍而繳納的飛機捐。

爲了過分的興奮的驅使，我和朋友凌在剛過午就到街上去。街上的情形完全不同了，爲了避免敵人殘酷的砲火的攻擊，我們的同胞却不能不忍痛離開他們安樂的家，走向那茫茫的洋場大道，睡馬路，睡弄堂門口，只要可以容足而不被驅逐的地方。縱然這樣的日子過得很長，只要日本軍從此被趕走，可以換得祖國的生存，他們是情願的。

大概就因了這個吧，雖然到處看見那些匆匆的脚步，到處看見那些像蟄伏着的蟲，然而他們的面孔是笑，他們三個五個一起指手劃腳的在談，還有人熱心地看着號外，看到中國軍勝利的消息，就情不自禁的會跳起來。

『這不是簡單的呵！』當我和朋友走到外灘的時候，我禁不住這樣的叫出來了。

平常外灘，我們聽見的是『唵啞，唵啞』的聲音，人們像牛馬一樣的接二連三的歇着那些從海外，從內地運來的貨物。現在不同了，人們都閒散着，也許比從前更擁擠；歡呼，低語代替了『唵啞，唵啞』的聲音，巡捕先生也客氣多了，看見中國人就笑。人們的眼睛都朝着那隻叫『出雲』的兵艦看，忽而又看看天空，希望有幾架飛機來投下幾

個炸彈，把牠從水面沉到江底。

『這簡直是瑪德里嗎！』朋友忽然這樣向我說了。

是的，中國人能夠這樣沉着的來看敵人的砲火，而不覺得懼怕，這種精神確確實實是瑪德里的精神。

之後，我們就往外白渡橋那邊走去，朋友深以沒帶『派司』不能進公園去清晰的看敵人為憾。

這時空中已經有一架飛機在飛旋着，最初大家心裏都想『這該是中國的飛機吧』，但事實馬上就是一個反駁，為什麼日本兵艦不開砲射擊呢？這證明是敵人的飛機無疑了。正想到中國的飛機應該來吧，果然的，從西南邊飛來一架，朋友正拿着人家的望遠鏡在看，並且說：

『不是，翼下沒太陽。』

話還沒說完，『出雲』艦上的高射砲響了，隨即機關槍就往外灘這邊的人羣掃射，人們雖然狂奔，但還是興奮，有的已經被擠倒在地下了，還在叫：

『中國的飛機。』

我自己聽到槍聲並沒有從耳邊來，我斷定還是高射砲在響。我的心也比較鎮靜起來，我還想擡起頭去看我們的飛機是怎樣的在和敵人決戰，但是後面的人跟我一推，我被推進草地裏去，朋友從我身後失去了。

我爬起來想走，我的眼鏡被擠落在地下，我俯身下去拾，人們又跟我一推，我就離開我的眼鏡好幾尺遠，還想回頭去拾，已經來不及了，人們的腳已經踏在我的眼鏡上。我只好犧牲我的眼鏡了，同時天空的槍聲也更加密起來，飛機在煙霧裏忽隱忽現，這是在戰鬥呀！

戰鬥，空軍的戰鬥，在中國——特別是在對外來的敵人，這還是第一次。

（八月十七日立報）

飛將軍李成榮

昨天下午，細雨濛濛中，記者送別了一位傷愈出院的飛將軍歸隊殺敵，這位飛將軍

的名字叫李成榮，我初會到他的時候，是在××地方的醫院裏，還有一位和他同時受傷的劉志英同志，他們都是廿五歲的廣東青年。

那時他們已經四十多小時沒有休息過，所以精神現着疲倦的樣子，但他們却興奮的講着他們殺敵的經過情形：

「我們兩個，駕着一架輕轟炸機，由根據地出發，下午七點三十分左右到了上海。這是我們熟諳了的一條路，毫不遲疑地，直飛楊樹浦平涼路，在敵人陣地的上空偵察了好久，找好了目標，測準了距離，敵人還一點不覺得，他們正忙着向浦東發砲……

「十顆炸彈，我們一個個地擲下去，從上面看得清清楚楚，房子燃燒起來，砲位都掩埋在炸彈的濃煙裏。我們完成了任務，踏上歸途，機後空中發現了一條條的探照燈光，高射砲的火花，信號。我們笑了。在廣大的空間，燈光槍砲，到那裏去找到我們呢？」

「當飛至××附近，突然迎頭飛來三架敵人的驅逐機，原則上，轟炸機在可能範圍內，是要極力避免戰鬥的，何況又是『三對一』？所以我們不得不逃避。但敵機的速度

大，我們卒陷重圍。他們開機關槍掃射，我們一面把飛機旋轉着躲避敵人的射擊，一面找機會還擊。經過二十分鐘激戰，敵人終於退了，我們繼續我們的歸程。但是飛行不久，引擎停了，被迫降落在××附近民田裏。

『機身翻在地上，劉同志在前座操縱，胸部壓傷，我在後座傷勢較輕些，頭部腹部均受微傷……』

在第二次記者去探望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好多了。

昨天李同志離開醫院的時候，很堅決的對我說：『這些天，我看到了敵人在我們大上海上空肆意暴行，我氣憤極了，決計以轟炸來回答敵人的轟炸。』

(十一月三日立報)

我空軍戰士閻海文壯烈犧牲之一幕

八月十七日，我機三架，轟炸敵陸戰隊司令部。敵高射砲密集射擊，我機一架，不幸受傷。航空員閻海文立用降落傘下落，但仍墮入敵軍陣地，被敵包圍。閻即出手槍斃

敵數人，至最後一粒子彈，向太陽穴自擊殉國。此壯烈犧牲的史實，日本各報均以大字刊載。八月卅一日大阪每日新聞，亦詳載此事，對此勇士，深致欽佩意。文學家趙景深以大鼓詞歌頌此一幕壯烈犧牲，詞如下：

閻海文

趙景深

中日戰爭捲風雲，一鳴驚人我空軍。衆多將士都不表，單表一位閻海文。若問他租貫本是遼甯產，剛直寡笑衆所欽。今年纔只二十有二歲，滿腔的熱血滾沸騰。自從敵人鐵蹄踏破了瀋陽地，接着是東北四省失陷，他只得拋家棄產負笈赴北平。他咬牙切齒要報那家國仇恨，時時刻刻掛在心。眼看着一二八我軍失敗了，感覺到沒有領空，想守領土萬不能。新式戰已從平面變爲立體，要殺敵必須咱們飛將軍。因此上壯士去考航空校，萬人之中榜上奪魁名。從此得遂平生志，一心一意學飛行。睡夢之中還念着長官訓，橫滾轉，加油門，推機頭，速度增，慢慢將方向舵拉到極左，慢慢將升降舵接到極下，再用反動作回覆不暫停。光陰迅速

來得快，幾月之內技術精。恰遇到上海大戰日軍進犯，我空軍凌雲作戰顯威能。十七日我機三架往轟日軍司令部，這其中就有咱們閻將軍。三架飛機騰空起，直飛到千尺以上入層雲，風馳電掣來得快，早來到北四川路底海軍陸戰大本營。日軍得信驚惶甚，高射砲聲響不停。閻將軍想起了東北山河被蹂躪，想起了自己背井離鄉好淒清。這一回一定要報仇雪恥，接連的炸彈向下扔。四周圍銅牆鐵壁難毀壞，裏面一齊着失像火盆。到這時壯士纔揚眉吐氣，不提防高射砲彈中機身。閻將軍慌忙架起降落傘，誰料到竟落在敵軍營。日本軍中快傳令，上前包圍要生擒。壯士渾身都是膽，忙將手槍手中擎。扳動機鈕連幾響，砰！砰！砰！大發神威打敵兵。敵兵一個一個應聲而倒，最後僅存，一粒子彈，太陽穴上，自擊一槍，壯士就此把命殞。消息傳到日本去，大阪紛紛上新聞。不單是我國人士齊掉淚，就連那敵人也把他來欽。木村毅說起中國已非昔日比，閻將軍壯烈犧牲，一場大戰驚天動地泣鬼神。正氣浩浩垂宇宙。壯士英名振乾坤。

三 五百孤軍的奮鬥

大場防線被敵人突破後，我軍不得不放棄閘北與江灣。但有五百戰士，爲了掩護大軍的退却，便決死保守住蘇州河北的四行倉庫，孤軍獨鬥。那種英勇的精神，叫上海的三百萬中國人與外國人，無不致其熱烈的欽服。中國人能叫日本帝國主義征服嗎？五百壯士齊聲答道：「決不能！」在他們的英勇精神籠罩下的上海三百萬市民，也都齊聲答道：「決不能！」

五百孤軍的奮鬥，雖然事實上不是淞滬血戰的最後一幕，然在精神上確可說是淞滬血戰的最後一幕。因輯此篇，以誌景仰與紀念。

我忠勇孤軍決死守最後陣地

堅守閘北四行倉庫的我孤軍一營，英勇悲壯的作戰精神和業績，可與寶山姚營先後

媲美，已引起全市民衆關懷，也已使舉世震驚，深切同情，將在我抗戰史上，留着一頁不朽的最壯烈光榮的一頁。

孤軍一營屬八八師××旅××團，八一三的一天最先開入閘北，扼守天通庵陣地，但七十五日來該營始終堅守，未稍退却。到廿六晚上，奉令担任掩護右翼撤退，以最先到達陣地的部隊，作最後的撤退，該營認爲無上光榮。前晨四時，右翼撤退完畢，該營以等候撤退命令，與全軍失却連絡，該營五百多人，乃以四行倉庫爲保衛閘北最後的依據，與敵作最後抗爭。

四行倉庫（四行信託部滬分部倉庫）位置在西藏路西，烏鎮路東，北接國慶路，南沿光復路，瀕蘇州河，樓高七層，前後兩進，東西三開間，全係水泥鋼骨築成，三面厚牆，僅南面有窗門，亦皆鐵製，決不致失火，也非千百砲彈所能燬壞，此刻我忠勇將士已在門窗前高堆沙包，以鐵絲網圍繞，憑樓頭架槍堅守。堆棧內救火工具非常完備，所存貨物多係未硝製之皮件，青豆及小麥亦甚多。

前晨六時後，倉庫西北即被敵人包圍，二日來，敵少數部隊屢次企圖攻擊，終未得

49

遲。記者昨天竟日踞西藏路高樓用望遠鏡瞻望，見堆棧五樓及樓頂我三五英勇戰士尙從容上下，英姿爽然，此情此景，眞使人肅然遙致民族解放的最敬禮。守衛的戰士見樓下敵蹤，卽以手榴彈，步槍，機槍轟射，予敵以迎頭痛擊，使不敢迫近。昨天敵襲攻數次，均被我軍擊退。昨晨敵機會飛至上空盤旋窺探。

此五百忠勇壯士，雖處於烟火籠罩敵兵四伏之危境中，不但抗戰情緒萬分熱烈，而意態亦至從容。昨晨駐防該處之英軍，會再度勸告我忠勇壯士，卸去武裝，退入租界。壯士們對英軍好意，雖極感激，但彼等已決定死守可寶貴之最後陣地，拚最後一滴熱血作最光榮之犧牲，故又堅決謝絕。

該營士兵前夜有人爬行至×××××，交出信件一束，全爲最後遺囑，與父母妻子訣別，並囑善自謀生，這種壯烈的犧牲，眞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了！

前晚六時半，該營發出壯烈呼籲，向本市各界要求接濟『糖，鹽各五百磅，光餅五萬個』，並聲明與敵死拚七天，則死無可憾。所以昨晨起，本市各公園及市民紛紛踴躍捐輸；×××已收集大批食物，設法送往接濟，北西藏路附近駐守英兵也多以罐頭食

物贈與。此外美僑德僑多購辦大批食料，轉贈慰勞。

昨天下午二時，××押慰勞品車駛經西藏路口，被路人攔阻，自動購水菓食物投贈，將卡車裝滿，囑轉送浜北。現悉該營尙需醫藥用品，盼速接濟。

西藏路橋塊，昨終日集聚大批民衆，遠望浜北情景，對困守孤軍備極關切。但願我五百壯士與我閩北呈國土永存。

閩北我守衛四行倉庫的孤軍一營，堅守已達第四日，五百壯士還是五百；敵三日來屢次進犯，終未得逞。如此壯烈抗戰行爲，已使全世界敬佩，爲我國增不少光榮。昨天清晨，壯士們將市商會獻贈的大幅國旗在倉庫屋頂用旗桿掛起，使浜北一角還飄揚着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昭示外界，中國戰士還在閩北，與國土國旗同存。本市中外人士，昨晨有數千人趕往西藏路泥城橋塊及新閩北區中向浜北遙望，瞻仰我國旗及忠勇將士。我戰士昨竟日活躍樓頭，果敢殺敵，隔岸羣衆感動流淚，還有不少人同聲大呼：

「中華民國萬歲！」自朝至暮，浜南各處瞻望羣衆，約達三萬餘人。

敵人昨日仍屢次猛攻，會數度架平射砲向倉庫西北烏鎮路處射擊，但庫牆堅厚，毫

無損傷。又上午三時及七時十分，下午三時三刻及五時廿分，敵會四次由西面沿光復路至倉庫正面進襲，均遭我壯士高踞樓頭以機槍手榴彈擊退。下午三時三刻一次，敵人有百名左右，匍匐而至，結果不待仰射，已受彈雨掃射，擊斃四十餘名，倉皇逃竄，遺尸由警犬啣去。下午五時廿分，有敵海軍陸戰隊駕汽艇兩艘，攜機槍多挺，由蘇州河西駛，企圖在倉庫正面攻擊，駛至老垃圾橋附近，經防守該處的英軍阻止，計未得逞。同時倉庫上空有敵機二架盤旋，想掩護敵軍登岸。

五百壯士在內的生活，緊張中仍很自在，早晨一部士兵作健身體操，並不時登高瞭望散步，態度鎮靜沉毅。堆棧內黃豆小麥很多，他們可以煮豆吃。五百健兒精神良好，另有一苦力伴守。

本市抗敵後援會昨在大新公司貼出佈告，募光餅糖鹽，願捐者可交愛多亞路浦東同鄉會，由該會轉送。職救協會及海關華員，電話局華員等團體，昨均集款，購物慰勞各壯士。浦緝庭又購望遠鏡二架贈送謝晉元團附及楊瑞符營長。昨日，愛文義路東段，白克路，北京路，貴州路，牯嶺路等各里弄市民，絕食一天，購買水菓等食物運往。外僑

亦紛紛購食物慰勞，沙利文麵包公司昨天捐助三卡車麵包餅乾。

我壯士五百死守四行倉庫，昨已爲第四日，在此期間，敵軍雖屢次向我襲擊，均被擊退。前晚敵以鐵甲車一輛前導來窺，我軍俟敵逼近，以手榴彈猛擲，敵倉皇逃去，但已有數十名擊斃，車亦受損。昨晨迄午，敵三度進犯，槍聲密集，我軍以手榴彈機關槍還擊，斃敵卅餘名，敵未得逞，退據交通銀行倉庫屋頂，不時向四行倉庫射擊，我軍沉着應戰，仍扼守此堅如堡壘的倉庫。昨晨及午後，敵機會二度在倉庫上空窺探，因畏我高射砲，不敢低飛。四行倉庫屋頂，原有我國旗飄揚，昨晨我壯士又在毗連的大陸銀行倉庫屋頂懸掛一國旗，臨風招展，互相輝映。隔河民衆，遙望我軍英勇抗戰，莫不舉手致敬。各團體亦紛紛捐款及物品慰勞，市慰勞會昨並收到德人考滋，菲律賓濱兩水兵及英美人士捐款多起。

（十月廿九至卅一日立報）

閩北孤軍退出記

問津

我軍自陣地移動後，獨留孤軍五百餘人，由團附謝晉元，營長楊瑞符指揮，堅守閩

北光復路口四行倉庫與大陸銀行倉庫，苦撐四晝夜，始於十月三十一日晨二時許，因奉最高當局命令，全部退入安全地帶。這一幕英勇抗戰，引起中外注意，記者雖經數日調查，終以有關軍事秘密，未便輕於發表。現在我英勇將士已經退出，將在長期抗戰中與敵作更壯烈，更偉大，更有效的奮鬥！閩北孤軍的堅守雖事已過去，但他們在這一『天然堡壘』中的種種活動，却值得我全軍將士，全國民衆的注意，在今後英勇抗戰中實地應用起來，定於抗戰前途上有不少的效力。

因為大場一點的突破，十餘萬大軍的陣地，作了戰略的後移。實行之初，大家還不免有些懷疑，可是事過幾天，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說了；主要的，因為我們的後撤，不單避免了敵人包圍的犧牲，而陣地更形鞏固了。在長期抗戰總結算上沒有什麼不合算。

同樣，閩北孤軍因為意志的齊一堅強，行動的敏捷果敢，實際已盡了殿軍的責任，使閩北數萬主力軍獲得了掩護，很安全整肅地退出了閩北。我們在一個佯攻之後，行動了一個整夜，敵人都沒有察覺，直到天亮才前進。又因為楊營長的堅守，更根本避免了敵人的追擊；這是楊營已費盡了掩護退却的責任。

敵人劈拍劈拍地一連攻擊了四晝夜，傷亡了百餘人，消耗了無量數的彈藥。而我們困守的孤軍，因為工事的堅固，技術的高明，只有五個人殉國，帶傷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因為孤軍的奮鬥，引起了敵人的重視，世界人士的同情，民衆熱烈的抗敵愛國情緒，這是孤軍又一任務的完成。

現在，他們全營歸來了！我相信他們個個人的信念更加強了！殲敵經驗更多了！在敵人重重包圍中渡過了幾天，敵人的紙老虎也穿破了！拿這樣的奮鬥精神，再配以優良的陣地，雄厚的兵力，適當的時機，去對付敵人，那效果比長久死守在這孤懸的有限陣地上好得多。

再，這批勇士回到整個部隊以後，極自然的會將他們的實戰經驗，堅苦精神，傳到大批隊伍中去，這效果之大，決非公式的政治教育與死板的軍事訓練所可比擬。

所以，最高領袖命令孤軍撤退，是十分正確的；楊營將士達成了重重的任務，然後奉命而安全撤退，更沒有什麼不圓滿的地方。我們民衆的熱烈鼓勵，除希望他們多殲滅幾個敵人，達成了他們任務以外，未必有人誠心要看他們演一幕『壯烈犧牲』！而且

他們這種始終『服從命令』，『達成任務』的精神，只要能普遍到全軍全民，我們的抗戰部隊像一部靈活的機器地由最高領袖去適當的運用，我們的抗戰前途，決沒有失敗的道理。

記者昨天在細雨濛濛的午後，抱着滿腔的熱誠，到一個醫院慰問負責實際指揮孤軍作戰受傷的楊瑞符營長。楊氏面容很消瘦，而精神則出我意料之外的奮興。

他的傷在小腿部，他讓我看時，一肢壯健的小腿部，在無數層的紗布纏繞中，依他精神的良好，想在最短期間可以痊愈的。

我剛剛坐下，就有極濃馥的香氣撲來，仔細看看，原來他的床邊，桌上，擺擺了好幾盆鮮花，有一盆是無名女郎送來的。我正預備談話時，該院護士長湯競羣女士又送一盆盆菊花來，整個病室在芬芳的籠罩中。

『我這次很遺憾，殲滅的敵人不多，既未成功，又未成仁。……』楊營長首先謙抑地說。

『你這次既掩護了大軍退却，又殲滅了許多敵人，現在全部安全脫險，今後在長期

抗戰中，更將大建功績，還有什麼遺憾。」我很直爽地作了幾句解釋，並希望他談談他個全營苦鬥的經過。

『好，我為你從頭說起：十月二十六日晚十一時，我奉了留守關北的命令，即率部向四行倉庫集中，當時砲火猛烈，軍隊分散各處，不易很迅速的集中起來。我命傳令兵分途出去，先由北站防地集合了一連，開到四行倉庫；我帶第二連續去，二連與機關槍連隨後也到。

『因為事前毫無準備，所以一直到午夜二時許才完全到達目的地。第一步先收拾炊具，找尋些必需的柴木，然後偵察地形，佈置陣地，開始構築工事；並破壞了全部電燈，以便軍隊隱蔽，並免敵人利用電線放火。到一切部署差不多時，天快亮了。

『晨六時，在蒙古路附近旱橋警戒的一排兵前來報告說：「敵人前進了！」接着警戒兵一面迎頭痛擊敵人，一面逐步後退，退到本陣地時，已七時半了。那時北站大樓上，已插上太陽旗了，但是敵兵還未敢輕進，先用砲亂轟了一陣，見我軍還擊聲稀，才到處放火，實行所謂「威力搜索」。』

他談到這裏，病房內外已雜亂地站立了七八個人，都在靜靜地傾聽他的敘述。

『到下午二時許，敵人進到蘇州河邊，開始向我們進攻；警戒部隊立即應戰，庫內部隊仍趕做工事，敵來勢很兇，一面猛襲，一面放火，與我軍激戰二小時，敵傷亡達四五十名，待我警戒部隊退到四行倉庫時，敵又跟進，堵住倉庫門來襲。』

當時大家的面容，顯然受到他的感動，緊張起來，等候他說下去。

『那時我們的工事還未作好，所以我一面派兵堵門迎擊，一面派兵到房頂去投彈；投了二個迫擊砲彈，幾個手榴彈，倉庫西南牆下，就擊斃敵兵七八名，傷二三十名，其餘都跑走了。遺棄槍枝四五枝，直到我們撤退時，還在那里放着，因為我們派兵監視，敵軍終未敢拿去，遺屍都是由警犬拖回的。』

他剛說得興奮了，要繼續說的時候，一個女護士送來一碗藕粉，他在大家催促之下匆匆喫下去。

『二十七日與敵激戰前後三小時後，敵人已知我軍不可輕犯，靜寂了兩天，少數敵雖屢圖偷襲，均經我軍擊退。我們大部隊專門拚命做工事。這所倉庫，真是一個『天然

堡壘」，儲存了幾千萬包糧食，第一二三層樓都是小麥雜糧之類，四層與五層，是牛皮與絲繭，都是很有用處。一層至三層，我們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將每個窗戶門口均封閉了，南牆邊的麻包，堆積了五公尺厚，北邊各門口，築有十公尺厚，都是從地板到屋頂。第四層因為材料不夠，並為引誘敵人多多消耗彈藥，實際我們無人住在四層樓。第五層工事昨天已完成，這層工事非常好，比敵人侵佔的交通銀行倉庫高得多，我們完全可以控制敵人，敵人對我們沒辦法。」

大家正聽得痛快的時候，忽然走進來一位十六七歲的童子軍，向楊營長深深地鞠了躬，表示敬意以後，默默地站着聽話。

「昨天我們只顧在五層樓做工事，只派少數兵應付敵人，敵雖不斷來攻，我們在裏邊根本聽不大清楚，讓他去瞎攻，消耗子彈。我們子彈實得很，沒有優良目標，決不放一槍。」

「到昨晚（即前晚）十一時，我們作好了第五層工事，還剩了許多麻袋，正打算放在屋頂，防敵空襲，忽然奉到撤退命令；同時敵人攻得漸漸緊了！所以我們預定五日完

成的工事再未進行，否則屋頂與第四層工事今天均可作成了。」

這時，有女護士來試溫度，按脈搏，所以沉默了幾分鐘，有人還送來鮮花籃。楊營長說：「我真是受之有愧！」

「我們除忙着做工事外，還注意到防火，照明，衛生等設備。其次，簡直沒有水喝，倉庫裏的水管都沒有水。後來在蘇州河邊一所破房子中才弄了自來水，但是恐怕敵人破壞了，所以在每層樓放一個水桶，把大家的小便都藏起來，以備防火之需。我們用棉花打成捻子，蘸些煤油點起來，作照明用，凌空擲下，同時還用一個棍子，綁上繩子，繫上民衆給我們贈送的大號手電筒，一人持着，將身子隱在一邊，一人向下投彈。另外還可以打信號槍。

「我們在北站與敵人戰了兩月多，敵人的一切，我們都曉得了；他倆有的就是大砲飛機與戰車，可是我們已經有了對付的經驗。老兵一點不害怕，就是補充的新兵有時吃虧。他們的步兵太胆小了。

「在這里，工事這樣堅固，戰車原本衝不進來，重砲用不着；飛機因為這個倉庫到

底目標很小，不易投中，稍稍不準，就要拋到他們自己陣地。」

他說着，並用水筆爲我畫了一張陣形，證明敵機的無用，絕對不敢直下轟炸。就是直下，我們也有防空設備，屋頂上早有兩架高射機關槍等着。」

「最怕的，是敵人在倉庫附近隱蔽的地方，挖掘地洞，用炸藥炸壞了牆，同時用戰車來衝洞口，那就不好應付；所以我們在晚間不斷用電筒向外來照射，如發現有敵人活動，馬上就投彈。至於敵人用平射砲亂轟，實際毫無效果，這倉庫比北站大樓堅固得多，全是紅磚和士敏土建成的，我們打一個槍眼，也得費五個鐘頭。加上我們的四晝夜的工事，外方打步槍裏邊有些地方聽不見，真可說「有恃無恐」。我認爲長期抗守很有把握，毫無問題。民衆在外邊爲我們着急，我們在裏邊倒「視若平常」，因爲一方面我們都有犧牲決心，一方面成功頗有希望，成仁符合我意。」

「我們沒有不達觀的地方。大家關心的只是我們的工事沒有完全作好，有這樣多的麻袋，供我們使用，有這樣多的糧食，作我們軍食，有這麼多英勇的兄弟……實在捨不得。我同謝團附離開這陣地時，忍不住都落淚了！」他說着，眼圈似乎有點紅暈，又要

落淚的樣子。我也全身發了熱，趕快脫了大衣，又向他解釋說：「你們的撤退，並沒有什麼遺憾，我們不是要長期抗戰嗎？」

「是的，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我們守是奉命，退也是奉命，而且是冒死退出的。我們退出的路口，敵人佈有四部機關槍，並有照明燈，我們打壞了一架，敵又裝了一隻，我們是用兩架輕機槍，一架重機槍保護退出的。我們官兵苦守了四晝夜，大家只趕着作工事，誰也沒睡覺。」

「這次堅守中，出力的有那幾位？」

「那天投炸彈炸死許多敵人的，是排長殷求成幹的，他因未用棍子打電筒，被敵擊傷了右手。我們對官兵，只求能達到任務，這次堅守的都很有決心，誰派到任務，誰都可以達到，殷排長機會好，所以表現好。我們這次的決心，是中華人民個個都有的，中華民族能延續到今天，不是偶然的。日本人不認識我們民族的歷史，一定要我們永遠忍耐，到底屈服，必招慘敗。」

他說着又想了想說：「還有一位上官連長，湯警官，因爲移防時都在他處，直到二

十八日，才經過許多艱苦，視死如歸地趕來，鑽進了四行倉庫，與大家決心共存亡，都很可佩服的。另外有第三連陳排幾個弟兄，在敵人堵門來攻時，他們在敵機槍猛射中英勇奮戰，爬在地上弄了一臉灰，起來擦眼，又向敵還擊，待敵機槍又射，又隱蔽到地上，這樣更番苦戰的精神，都很不可多得。』

『現在事過了，你們當時的兵力分配，可否對我講講？』

『兵力佈置，按戰術上分重點與輕點，最要是兩翼，所以我們左翼（即交通銀行倉庫庫那邊）右翼（西藏路方面）都配備重兵，中間兵力薄弱。我同謝團附住大陸銀行倉庫裏邊，我們的重武器，計輕機槍二十七條，重機槍六架，高射機槍兩架，只要我們堅守下去，定可殲敵不少。』

楊營長是河北省人，中央軍校第六期畢業生，與閩戰陣亡的王作霖團長同期；一二八時在河南擔任剿匪工作，初在第二師，曾參加過許多戰役，八一三戰起，冒了好幾次險。昨晨初次受傷，因見手上有血，始行發覺。

爲你們頌禱

若 華

我看到死守開北的勇士奉命退出四行倉庫的紀載，禁不住要掉下淚來，然而，我還勉強自己鎮靜着。可敬愛的勇士呵！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一種德性，是藉你們而傳達給全世界了！

你們的所爲，是中華民族解放歷史上一個最大的關鍵！許多親日分子漢奸們，正在九國公約會議將要開始的時候，在活動中日兩方的媾和與停戰；同時，九國公約的簽字國中，也正在企圖在會議席上調停他們所謂『中日的糾紛』！你們這一行動，毫無異議地是代表了中國全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意志，答復了各簽字國給予我們的好意，打破了親日派漢奸的和平的好夢了！中國的抗戰如其能永久的堅持下去，中國的抗戰如其能像你們一樣軍民合作（據聞你們的隊伍裏有不少掘壕溝的工人），那麼勝利的把握是極其必然的了。

田橫的五百壯士是再也不能專美於前了。你們的行動的意義，實在更比田橫他們來

的重大！孤守在這四行倉庫上，把光榮的國旗高揚於闡北的天空，這不特牽制敵人一部進攻的力量，而且以最壯正的正義，搖動了敵人的軍心，使他們自知殘暴與無理！你們是有生之路，但你們不願為偷生之奴！你們答復給一切同情於你們的友邦軍人的，是趙的革命精神：『革命軍決不卸除武裝！革命軍決不貪生！』你們雖然退出，然而你們的偉大，何止驚天地而泣鬼神呢？世界的人類，將都為你們而沸騰！全世界的正義與同情的援助，將由你們而大大地展開了！英勇的壯士，我將語諸子孫，萬世為你們頌禱呵！

十月卅一日作（十一月二日立報）

四 勇哉民族戰士！

在第一篇裏，我們已到處感到前線我們士兵作戰的勇敢。據前線下來的人說，每個戰士一見敵人即不耐戰壕伏射，而以能白刃衝鋒，手殺敵人為

榮。這種犧牲精神與民族義憤，在我國歷史上真是空前的！我們這些不能親上前線的人，從新聞紙的報道，本已可以振衰而起懦了，但如果我們能在後方的傷兵醫院裏過幾天，那我們更可以親炙前線士兵的餘勇，因為到處都能看到受傷戰士的氣概，聽到傷兵們講的英勇故事。此篇所輯者，不過是太倉之一粟而已。

真的，替傷兵服務，是一件挺愉快的事情！但是無論誰都要感到慚愧與痛苦，因為運送傷兵的設備太差，後方醫院的數目與組織都太不夠了，我們實愧對我們的戰士們！

傷兵醫院裏聽英勇的故事

八月二十日正午，記者興奮地趕到『第×救護醫院』，門口正開到一輛繫滿樹枝從前綫開來的汽車，車上的人高聲向別人報告：『三個老百姓，一個兵！』童子軍就很快地幫着担架，把呻吟着滿身沾血的人抬進去。

記者經過好多手續，才得醫院院長允許，走進病室；病室是間很大的體育館，裏面充滿了濃重的火酒和哥羅方的氣味。

看護把記者領到一位昨晚從戰地上救護出來的戰士面前，他光着頭，短袖的上衣露出兩隻粗壯的胳膊，頭頸裏繫着厚厚的綳布。我們默默地交換過目光，他就支着頸子坐起來，我也坐下來，開始交談。他是江西人，響亮的嗓子就滔滔不絕地說起他壯烈的戰績：

『我是××師×團×連的，十八日夜裏，奉命駐守愛國女校後面王家宅地方，上面因為恐怕鬼子反攻，要我們在那兒死守三天，我們就除了槍和子彈以外什麼也不帶上火綫。後來我們進攻了，十九日晚上，月亮又大又亮，鬼子不斷放着機關槍；我們一下了命令，後面的砲隊也就開起砲來，我們一連弟兄分左右兩翼，向愛國女校抄過去。』說着，他就伏到枕上，做出匍匐衝鋒的姿勢。

『他媽的，鬼子的陣地真考究，密密的鐵絲網後邊還擋着鋼板，冒着格格格的機關槍彈，我們散開衝過去，邊喊，邊擡手溜彈，黑暗裏鬼子嚇壞了，終於拋掉槍向南逃去，

我們的機關槍也就格格格一陣子，把好多鬼子打死。佔了愛國，咱們一連弟兄也只剩四十多個了。」

這時許多女看護圍過來，她們都認真地來聽這英勇的故事。

「鬼子也真沒用，幾天來，他們從沒衝過鋒，老是守着，所以只有我們往前攻；他們的海軍還能打，新的陸軍就怕死得厲害。在我們是爲了國家，所以只有進沒有退，死也得死在前面，我們旅長團長，全上前綫，跟弟兄們在一塊，所以我們更殺得興起了。」

「爲了不給鬼子的飛機偵察到，我們有時候飯也不能燒，往往餓上七小八時，他們偵察到我們在那裏，砲就往那裏亂放；我們打過多年的仗，可從沒有見過這樣亂糟塌子彈的對手。……」

「那末老鄉，你的脖子怎麼傷的呢？」記者問：

「噢，那是昨天晚上我們二排人從愛國出發前進，衝過兩個花園，突然前面開砲了，我們左右前後全掉下砲彈，我耳朵也炸聾了，頭中了彈片，暈了過去。早晨給送到這裏來，我知道我的脖子的傷還不重。過幾天好了，還得上前綫去！」

們軍人是準備戰死疆場的。所以老百姓接濟我們錢，我們可真不需要，我們要的倒是有訓練的醫師和救護人員。」這是很明顯的，紅十字會的救護工作做的還不夠，所以大量的醫護人員是迫切地需要着。

在××，好些地方有輕傷的士兵在靜候醫治，這裏有廣東，廣西，湖南，山西，四川等各省籍貫的兵。有一回，路上一輛私人的空汽車馳過，車裏就只坐着一位體面人物，那川籍兵就耐不住罵了：「看，他媽的，不顧老子，就這樣逃跑了。」不待他說下去，另一個老鄉說了：「別管這些鳥事，咱們是爲着比咱們更苦的老百姓在打吶。」這話使那咒詛的很氣惱。

談起在前綫的經歷，不少桂籍兵告訴我們，他們是常常打算跟東洋兵肉搏的。「可那是那日本鬼就根本不敢跟咱們鬥，他們甯願讓我們抓住了，好像明知道我們長官會優待他們似的。所以每次他們衝過來，倒是摔了槍投降了，使咱們真失望。」

當我們提起「滿洲國」的軍隊，兄弟們都很感喟地說：「滿洲國」軍隊也是咱們自己人。日本鬼往往使「滿洲兵」在坦克車前面衝，自己却躲在後面。因為他們穿一律的

日本裝，所以我們可真辨不出那個是同胞，那個是敵人。只要他們來攻，我們也只有前
後打一陣，把他們全打死。但是也有很多東北兵會掉轉槍口跳進我們的陣地的；我們問
了他們才知道是自己人。東北同胞個個說，他們自己甯願死在火線上，免得按着日本的
軍律，把家裏人都殺光。

傷兵們的確常覺得軍民合作程度還不夠，所以有次一個傷兵就懇摯地對個賣飯的
說：『咱們決不白吃你的東西，你別不跟咱們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也得公平些，我們是
爲了你們在打仗，要是得了最後勝利，你們是可以安居樂業的。所以現在第一你們要跟
咱們合作。……』

在××，輕傷的兵都得到一張通知單，着自行往某處醫院治療，因之發生了不少趣
事，路上兵士們會各說各的鄉土話來問答：醫院在那裏？粵籍兵問湘籍兵，湘籍兵也不
知所云地說了。但他們終于會看看各人的通知單，如果誰知道，沒有不詳細地指示的。
這裏同志愛的程度真熱烈得很。

我們在前方二星期，覺得傷兵們是太可敬愛了。兵士們都有最後勝利是我們的信

心，所以英勇犧牲他們都是萬分樂意，但是他們也要求在火線後方的民衆和他們合作起來。

(十一月三日立報)

在戰地醫院裏

劉良模

和傷兵們在一起生活，替他們服務，真是一件挺愉快的事情。

從傷兵們口裏可以聽到很多很多夠悲壯勇敢的戰鬥故事。這一次打鬼子的仗，誰還不敢極了，他們上了戰場，是只進不退的，有的雖然掛了一點小彩，也絕對不肯退，到不能支持了，才給担架夫擡回來。

在羅店前綫，就有位受傷的連長，他的肚子被敵人打破，腸流在外面，還繼續不斷衝鋒，後來給兩個弟兄拉了回來，不幸在一天以後，就死在醫院裏。全院的弟兄，看護，和青年會的服務員，都爲他流淚。真的，這一次抗戰中，犧牲了很多民族英雄。

弟兄們都說：『鬼子是不中用的，一到肉搏衝鋒的時候，他們都會驚惶失措，像失

了魂似的。我們的一個長官曾經在鬼子兵身上搜出一封未寄的家信，信裏說的全是怨恨的話，他們也知道這一次到中國來打仗，完全是受軍閥的壓迫，實在太沒有意思了。」

可是在我國軍隊方面，下級幹部的教育程度都非常的高，他們都已知道爲什麼拼命。我認識了一位班長，他是在東北大學畢業的。一般士兵對於我們服務的人都非常和氣，我們代他們寫信的時候，他們終抱歉似地說：「你們太辛苦了！」其實我們的工作和他們這種奮勇殺敵的苦鬥比較起來，那算得什麼呢？

在醫院裏除了替傷兵寫家信，我們還開留聲機給他們聽，借畫報雜誌小說給他們看，借棋子兵兵給他們玩，和他們談話。弟兄們非常歡迎我們就在一起。他們說：「自從你們來了以後，實在減少我們不少的痛苦！」

弟兄們最喜歡聽救亡歌曲的唱片，他們聽到義勇軍進行曲，便隨着高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但是我們最缺少的便是這種唱片，在這裏有了錢也買不到。弟兄們最關心前綫抗戰進展的情形，所以喜歡我們把最新的刊物畫報書籍給他們看。但是我們這次捐來的大半是舊畫報舊書，較新的刊物畫報，因爲交通阻滯，沒有法子買到。

（我們覺得抱歉，很希望旁人能幫我們補足了這個缺陷。）但是他們還是口口聲聲說，『民衆們待我們太好了！』這又叫我們慚愧的落眼淚！『真的嗎？我們已優待了英勇的抗戰受傷將士？』

（九月二十九日立報）

傷兵包紮總站巡禮

當我們離開某傷兵包紮總站以後，每個人的胸頭，充滿了無限的痛憤，我們忘不了這慘慘的一幕，同時也忘不了造成這一幕慘案的兇手——日本帝國主義。

傷兵包紮總站，是所有救護隊和救護醫院的樞紐，它隨時收容下所有各救護團體從砲火下救回的負傷將士，包紮後再依傷勢的輕重，分別送入租界，或轉往別處。那裏緊張的工作和慘慘的情景，跟傷兵醫院裏的平靜安逸是大不相同的。

傷兵包紮總站的工作，雖是那樣繁忙，但組織並不複雜，除去十幾位醫師和護士外，其他一切事務，都委之于童子軍。一向在那裏負責的是市商會的十幾位社會童子軍

團員。

每一個救護車送來的傷兵或是自行投到的傷兵，在入院前，都要經過登記，根據他們由衛生隊發出的傷票，記下他們的隊伍，姓名，受傷的地點和傷勢，然後編好符號由醫生包紮，換藥。送出去的時候，再根據收回的符號登記出院表。

從前線救傷兵下來，大多是在夜裏，送出去多半在白天。重傷的經包紮後，要儘先送入租界內各救護醫院；輕傷的，就分別發送到外埠。

說到救護醫院，也頗成問題。在上海，所有的醫院，差不多都額滿了，所以現在消極的辦法是每天由各醫院開出了空床位的數目，然後根據這張派司，儘可能的把重傷的士兵去補足。

在那裏我作了一次較長時間的巡禮，正是落雨的一天深夜。卡車一輛輛冒雨開進了天井，泥濘的地面上，往返奔跑着救護隊的隊員，他們忙着把傷兵一位位地抬下汽車，輕傷的，就負着傷自己走下來。赤血滴在泥水裏，一灘灘的多給沖化了。

院裏的汽車，往返着十多次了，廊下的傷者漸漸擁擠起來，屋裏地上，不少負傷的

士兵們都蹲縮着入睡了。我看了看他們身上，大半還是穿着單薄的軍衣。那裏負責人告訴我：在晴天的時節，院中的傷兵會睡得滿滿地。

我們出門的時候，迎面拉來幾部黃包車，上面走下來的幾位士兵，都是傷了手臂或腿部的，他們還背了槍械子彈，他們把槍械交給童子軍，一邊說：『這是軍人的性命，除非死，決不能把它丟掉！……傷好了再拿它上前線！』

(十一月九日立報)

廿四救護醫院參觀記

淞滬戰起後，救亡團體如雨後春筍地紛紛成立，可是內容充實，工作積極的，還不多見。國民戰時互助會，也是戰後新組織的一個團體。附設的第一救護醫院，即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市救護委員會第廿四救護醫院，昨天招待新聞界參觀，記者也應約前往。

這所醫院的房子，是感家祠堂，房子雖然陳舊不堪，院落却相當空曠，適於病者的療養。據說這所房子一直空閒了整整六年，迄在封鎖狀態中。國民戰時互助會商得感家

的同意，才借作救護醫院，屋宇的外表仍舊，屋內洗刷一新，分成醫院的各種部門。

在大門旁的廣大院落中，搭起一座大席棚，一部分是空着的病房，整齊排列着許多床位。一部分是職員的辦公室，用深藍色布的圍繞，劃出了各課的辦公處所，實際辦起事來不見得與高樓大廈有多大區別。

首先舉行了一個簡單的茶會，接着就由醫院負責人唐士燿夫人，李霞卿女士，杜焜泉先生等領導參觀樓上下的病房。

樓下一間相當大的病房，是黃宗孝太太捐助一切用費的。縱橫排列着十七八個床位，都滿滿地躺着為國族拚命的勇士。他們大都受了重傷，有的在昏睡，有的正呻吟，記者等不忍使他們受到驚擾，匆匆走到另一房間。

樓上一間病房的門口，有一位勇士的臂膊整個在紗布的捆縛中，醫生正在為他解帶換藥，在他緊張的面容上充分表示了傷勢的痛苦。旁邊還有一位也是臂部受傷，他坐着為我們訴述他的傷勢：「說話痛，咳嗽也痛。……」

「這位被敵人擊破了一隻眼，我們為他換了一隻假眼，他天天要求着出院回前

線。』領導我們的杜先生指着說。記者急趨前慰問，知道他是一位保安隊兵，在吳淞砲台受傷的。他親筆爲我寫出了他姓名張德玉。

在一個病房的角落里，有位勇士面容灰黃得很，眼睛也在合着，似乎很疲憊。有位職員在旁說：『他傷勢確甚重，神經已經錯亂。』我們默默地看了看他，希望他神志能夠日見清明。

隔壁的一間，大部分是輕傷，醫院職員讓各位將士隨便向我們談談話。有位推王排長說話，王排長似乎尊重長官地推請熊營長先說。熊營長，屬於×××師，在蘆藻浜南岸與敵血戰，犧牲甚爲壯烈，全營只剩了七八十人。

熊營長面容非常瘦削，頭部纏着紗布，鼻部受了炸彈傷，現已漸見痊愈，他從容而振奮地說：

『這個戰，是犧牲戰！非犧牲沒有辦法！敵人的戰法很簡單，白晝總是先用飛機大砲集中轟炸，破壞了我們工事，堵斷了我們援軍，再用步兵來衝。我們應戰結果，有時稍稍退後一點，等到天晚，敵人飛機失了作用，我們一猛攻，便收復了原有陣地，所以

敵人攻了多少天，都沒有什麼進展。

『戰場最成問題的，就是到處有漢奸活動，希望設法把民衆組織起來，漢奸始可肅清。我們也殺過好幾個。』他說着要坐起來，經我們勸阻，又躺着說：

『敵人的隊伍中，頂多一半是日本人，擔任着各級長官與機關槍手。一半是台灣與東三省人，因為與我們前哨有時只有五六丈距離，要求我們弟兄槍口擡高一點。我們弟兄請他們帶槍跑過來，他們悲慘地說：『老鄉，不能夠！我若跑過來，他們要殺全家哩！』』

最後，王排長表示很感謝醫院職員的辦事認真，各界士女的熱心慰問。他說，只要前後方軍民努力合作起來，一切都有辦法，敵人終有打倒的一天！

在記者等參觀的時候，全院秩序都是英勇的童子軍維持着。有幾位女童軍忙着替傷兵寫信，坐在床邊，親切宛如一家人。另有八九位外國醫師與護士，也熱誠參加該院經常工作，盡着人道上的責任，但對外絕不願出名。

(十月廿五日大公報)

五 民衆的服務

淞滬戰起後，前方是翻江倒海的大戰，後方民衆則熱情激盪着，都在尋找機會爲民族服務。能找到服務機會的青年，幾乎都是在熱烈勇敢的工作着的。到處都有服務的童子軍，而婦女們的服務也甚活躍。當然的，在出入火線服務時，不免要有犧牲，因而我們又聽到許多服務青年死傷的痛事。然而找不到機會的青年，絕不因死亡前例而消沉他們的不平之聲——無機會服務的不平鳴。不要忘記，淞滬戰役中，參加服務的民衆，只占要求服務的青年的極小部份；假如統治的當局不害怕民衆而信任民衆，不限制民衆服務，則前方作戰的便利與後方傷兵的待遇等等，真不知要好幾百幾千倍了。

因爲我們的抗戰是正義的戰爭，所以凡是世界的公正人士，都對我們表同

情，貢獻幫助。這篇收集了幾頁外人及革命者同情的記事，以見這種情形之一斑。

戰時服務中的英勇童軍

滬戰十二天來，隨着紅十字旗的到處飄揚，童子軍也活躍在前方後方，他們不辭辛勞，不怕艱險，已經為戰事做了不少工作。

這裏記者要先記錄兩個傳誦一時的關於童軍的事績：

戰幕揭開的一天，新閘路××米店前有鬼子兩名駕着汽車到來，買米數十包，正待開車運走。突然童軍趕到，就臥倒車前攔阻，鬼子倒不是怕輾死人，只是給童軍們這種勇敢的作為嚇壞了，於是棄車而逃。米糧得未資敵，附近居民為之稱道備至！

又在開戰後某天，愛多亞路羣衆圍毆『漢奸』，童軍見狀，馬上破衆而入，將『漢奸』抱住，拳雨也就驟止，『漢奸』由童軍帶入捕房，查明毫無罪嫌，並非漢奸，也終算沒有受傷，那個人和他的家屬，對該童軍救他出險，都感激涕零，認為救命恩人。

前天，記者也會親見前綫歸來的救護車上的兩位女童軍，她們滿面油汗，風塵僕僕，仍舊努力担架救護，真令我肅然起敬！

實際上童軍們的工作是夠繁重的，全滬男女童軍已經參加戰時服務團的有一千二百名，現在各救護醫院各收容所日夜都由他們担任救護和警衛，戰爭地帶從真如到蘇州，也全有他們負責運輸情報等工作；市上各商店運米運煤，也得童軍隨車監護。真的，童軍已成了維持後方秩序的功臣。

在這種種艱險困苦的工作中，童軍們的犧牲是難免的。所以五年前「一二八」時，五十團（市商會）童軍會有羅雲祥等四烈士的殉難。前天南京路炸彈爆發，童軍何國壽（五十團團員，年廿一歲，服務于九江路合成洋行，戰時服務團第七七六號團員）又不幸犧牲在內。同樣死在敵人的手裏，事後屍體粉碎，只找到一張團員證章和一件血衣。何君英勇奮發，工作努力，他的慘死，是我們沉痛哀悼的。

我們相信一千二百位忠勇的童軍的努力戰時服務，已充分發揚了中國新少年的愛國精神，決不是捷克的「沙哥克」，意大利的「巴利拉」所能比得上的；他們的參戰，自

然也比往意大利參加童軍爬山露營的『將軍之子』們光榮多了！

童軍戰時服務團的團員們：我們恭祝你們康健！爲國奮鬥！

（八月二十五日立報）

上海婦女界的抗敵後援工作

逸 霄

本文是八一三戰事發生後第五天寫的，當時上海婦女界已在大規模地從事後援工作了。後來隨着淞滬抗戰的繼續，婦女工作的廣度與深度都更擴

大。本文不過表示她們開始工作時的一斑情形而已——編者。

自上月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上海的婦女界，就積極準備着全面抗戰發動之後應該擔負的工作；如開辦救護訓練班，縫製傷兵衣服，捐募物品慰勞前方將士，尋覓地址以備收容逃難婦孺，組織傷兵醫院服務團等等，都是她們一個月以來籌畫進行的事務。上海戰爭自十三日爆發以來，到如今朝（八月十七日）已經是第五天了。上海的婦女界，究竟在後方做了些什麼？現在，據記者所知道的一切，拉雜地敘述在下面：

何香凝女士領導組織的慰勞抗戰將士會上海分會，自上月成立以後，即積極向國內外各名流要人的夫人捐募款子，一方面並舉辦救護訓練班。捐得的款子，據該會負責人黃定慧女士前天報告，共有三千四百多塊，救護班已設立的有十九班，每班有四五十人或五六十人。慰勞工作，共做過四次，兩次是把大批的餅乾，團扇，毛巾，救護包等物品，送交北方二十九軍的將士，兩次是慰勞上海抗戰的將士們。她們本來計畫着要設立婦孺收容所，但因為適當的地處沒有能借到，這三天來，她們就每天捐助一萬個饅頭，派人到馬路上去分發給尚未被收容的難民們。

婦女運動促進會委員張湘紋女士是最能埋頭實幹的份子。她為會裏繼續開辦了五班救護訓練班；獨自捐助了二百套傷兵衣服；最近又把人和醫院的大禮堂及側面的一間大房子騰空出來，搭上了五十個舖位，預備收容輕傷的士兵們。昨天下午四點鐘，記者到那兒的時候，正好紅十字會的救護車載着二十七個受傷的兵士送到那兒去。一時全院的護士們驟然忙碌了起來。先是拿着臉盆毛巾，為他們細細擦洗沾在滿身的泥垢，再為他們換上預先縫製的衣服，然後分給各人一碗水，一堆餅乾，一包糖菓。

二十七個士兵裏面，輕傷的佔多數，大概是在背，肩，手，腳，或腹腰等處被流彈擦傷了；重傷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兩粒子彈中在兩隻小腿上，一個是一粒子彈打進了背脊骨。那背脊上受傷的已經呈着昏迷不識人事的狀態，嘴裏不絕地嚙語着，右手緊握着拳在空中揮擊着。當記者走到他前面，他問我是不是『大揮』，我猜想他的意思，大概是問我是不是『大夫』，我向他點點頭，他就跟我說：『請你趕快拿藥來，給我醫治，醫好了我還要去打！』他一連串說了無數的『打』字，把拳頭做着樣子。我看了他，當時真個感動得要掉下熱淚來！另一個重傷的，他一面皺着眉，連聲呼着痛，一面興奮地說：『要不是痛得不能站，我還可以放幾槍，至少會多打死二三個鬼子。鬼子今天死得真不少。……』據張先生說，他們兩個人，都要送到紅十字會醫院去開刀，把子彈取出來，生命是不至有危險的。我希望他們每一個人的健康都能不久就恢復，使衛國的長城不要缺損一塊磚！

婦女運動促進會，除先後舉辦救護班五班，陸續縫製傷兵衣服之外，她們在昨天，又假辣斐德路南洋無線電學校，收容了一百名婦孺；因為限於經費，不敢多收容。據該

會負責人陸禮華女士說，昨天下午六時，曾向上海救濟委員會請求，希望能由該會發給食糧，已蒙該會負責人答允。昨晚，陸女士等並購買牙刷毛巾，到人和醫院去慰問了一次傷兵。今天，她們組織的服務團，就要出發到各傷兵醫院去，為傷兵們寫家信，講故事，或唱愛國的曲，給他們增添一點精神的安慰。

此外，十四個婦女團體聯合辦事處也在昨天召集了一個會。議決了如下的兩個決議：（一）推舉史良，王孝英，陸禮華，郁懿新四人為代表，與抗敵後援會及地方協會接洽，請把適宜於婦女担負的工作，交由該辦事處負責辦理。（二）積極進行組織家庭婦女，並勸募節衣縮食捐，當推定節制會，女青年會等起草計劃，下次會議再商討切實辦法。

（八月十七日大公報）

在火線上出死入生的閩北救火隊員

這一次，我們的戰士為保衛閩北會作七十五日的艱苦戰鬥，已使舉世震驚；而最後

英勇的孤軍還死守蘭北一角，又成爲世人矚目和話題的中心。但是同在蘭北，另外一羣人，他們也是一般英勇堅毅地在艱困中工作的，就是蘭北救火會的救火隊員。

他們從戰事開始直到我軍撤離蘭北的一天爲止，就一直在饑火中的蘭北出生入死，用最大的毅力工作着，但是外界是不知不聞的。

他們不顧救火機械和工具的缺憾，在敵機敵砲日夜轟炸之下，和火燄苦鬥，這情形證明他們是保留着救火員最優秀的傳統。

八一三之後，蘭北平均每天起火總有七八次之多，這些日子，救火員是一天整整廿四小時，用有限的設備和人力，憑着果敢沉着的态度奮鬥着。

蘭北火災在這次戰事中也遠遠突破一一八淞滬戰時的紀錄，據許多觀察家估計，這次所有火災損失的總數已達數千萬元；而十月二十七我軍從蘭北撤退的一天，蘭北總有十三處捲起漫天大火，使整個蘭北浸淫在火海裏，這樣的狂火又是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

救火員們在前後六百次左右的大火中搏鬥，不消說，遭受損害是難免的，但是至今

他們沒有人申訴過他們在非常局面下工作的困難和痛苦；七十五天來，他們是沉靜而冷漠地克盡了他們的責任。

直到閘北淪陷了，救火隊才解散了，使救火員們拋離了化盡心力的一片焦土。此刻他們雖然散了，但是我們已深深地紀念起他們來。

這英勇的閘北救火隊員本來是半官性的組織，雖然經費一部是政府供給的，但大部還得閘北居戶接濟，有時須按戶勸募得來，有時還要公演義務戲來籌款的。救火員們都是義務服役的，大都是有身家的職業青年。

在平時這種境遇之下，抗戰期中閘北救火會竟然發揮這種偉大的精神，作壯烈的苦鬥，的確是難能可貴，也是抗戰中英勇事蹟的又一表現了。

(十一月五日立報)

老毛子

天笑

『太太！您做個好事，捐一升米吧？』

『先生！我們湊幾個錢，搭一個蘆葦棚，讓他們有個安身之處，暫避一避風雨吧？』這是一位鬚髮如霜雪，龍鍾老邁的俄羅斯人，人家稱之爲白俄，上海人呼之爲羅宋人的。他在他所居住的衛堂裏，向全衛堂居住的人，一家一家的募化錢物。這個老白俄，他孤單的住了人家一個小亭子間。他無男無女，可是人家都認識他，他來上海有廿年了，他會說中國話，大家呼之爲『老毛子』。

虹口砲聲響了，許多難民都向法租界跑，他這條衛堂裏，也住滿了難民。有的兩日兩夜沒吃東西了。有的露宿在衛堂裏，一無遮蓋。中國人不管中國人嗎？老毛子看不過，他出來向各家募集。他是一個白俄，他是被驅逐出國的人。

他貼了煤火，他把飯米煮熟了。可是他不善於煮飯，弄得飯不飯粥不粥的，又恐怕不夠他們吃，又沒有碗筷之類。於是他把飯做成一條條的長飯團，他分給衛堂裏席地而坐的各難民：每一大人兩個飯團，小孩一個飯團，奶孩子的女人，加一飯團，他說：『我們國裏，對於奶孩子的女人要保護的。』

每一飯團襯着一張潔淨的紙，沒有碗筷，也不至於不合衛生了。還有衛堂裏某太太

捐的，每一飯團，是一根鹹蘿蔔乾。他瞧見那班難民們吃得很香，他也笑容可掬的，很為滿意。

『我不過當營差。』他向看弄的人說，『捐的東西，還是你們中國人自己捐出來的。逃難是可憐的，我也曾嘗過這個味兒。都是日本人害了人，都是好侵略的日本人害了人。』

諸位讀者！誰說白俄中沒有好人？

（九月六日立報）

一個覺悟的日本商人

昨有提籃橋仁壽里居民卅七人脫險逃抵蘇州河南，據談：渠等同住仁壽里內，「八二三」開戰後，營處里內無法逃出，惟因久住該處，故與附近日人頗有交好者。前日下午忽有人敲門而入，見係里口食物店主某日人。彼即勸該難民等速速離開，且願設法營救，遂點明人數，由彼書一證明及准許的字條，約於次早天明時立即啓行。當即遵

照指定路線，出里門向目的地而來，沿路日哨兵查驗字條後，立即放行。七時正安抵外白渡橋，入此安全區域。惟手中不准攜取物件。該日人亦穿軍服，袖口有一行金線，服役在鄉軍入部。有一子在羅店戰死。自謂恐亦不久於世。言時神色淒涼。淚珠簌簌下。嘗與衆人臨別時會放聲大哭說：『從此人世間無再見可能。我輩友誼何苦如此下場。』又該日人言，據其調查，提籃橋一帶隱居室內男女居民，約共有一千六百人。

(九月二十一日立報)

六 砲火下的上海

這東方巴黎的上海，完全處在砲火下。到處能聽到大砲聲，炸彈聲；到處有中流彈的危險；到處可以看見可恨的敵人飛機在翻筋斗，擲炸彈。但這，都不算。最可注意的是各方的社會生活都改變了，各區的情形都不同了，各方面各地方都落到敵人的蹂躪下！

本篇所輯，是關於砲火下的大上海之各方面情形。有的是我軍的後方，有的是敵人的佔據地，有的是經歷過砲火的戰場。敵人之殘酷亦可在這裏看出個大概。我們要想了解戰爭，了解社會，了解政治，應該對砲火下的社會各方面深加注意。並且只有從這裏才能表示出淞滬血戰的酷烈。

楊樹浦怎樣了？

戰事發生以後，滬東一帶遭敵人殺死的殺死，放火的放火，成了一個火燒世界，恐怖區域。此文的記載是居民非死即已逃光，大火未熄時的事實。

公共租界東區楊樹浦一帶，連日正因日軍敗退而成激戰之場，且發生大火。該處情形如何，當為衆所繫念。下面是一位法籍記者冒險視察東區戰地後的記錄，特為譯出。因為我答應了聖心醫院的女教友，准於昨天去查看她們，所以購辦了很多的青菜，應她們及許多病人的急需，滿載一車，於下午二時前往。雖然日本報紙說那裏如何危險，但是我却不管。

車抵外白渡橋，雖有通行證，然亦不許通過。我當時想，所帶之稟疏，恐不能送到我辛苦備嘗的女教友之前，心中非常難受。此時適公共租界巡捕房監察費利浦君駕車馳至，經其通融，居然打開難關，這可算出於意料之外。

到百老匯路，戰地光景，乃呈眼前。從華德路起至鄧脫路監獄附近，幾盡受火災。監獄中囚犯，想尚不知昨日所聞槍炮聲從何而來。由監獄前行，兩旁多係燒壞的房屋。昆明路監獄看守人所住房屋，尚甚完整；然其對面之房，火燄飛騰，正在燃燒之中。

到自來水公司稍停，此處現由英兵把守。大尉布原君亦於此時巡查至此，吾等與之稍作寒暄後，即直去醫院。抵院將稟卸下，過附近修養院之神父等，彼輩因學校已被日軍佔據，乃暫住此處。女教友對我們極表歡迎，堅留稍息暢飲後，始許歸。彼等謂前晚會葬埋屍首八具，尚有十四具待葬。臨行，衆女教友請余向日軍索一證明書，因該區死傷者太多，要求准許她們出外救護；我乃向附近駐軍官請求，已得其許可。

我與費君乃向楊樹浦底而進，直至中國造胰公司，該處現由巡捕看守。路上遇一潔白山羊，及兩黑白花之貓，此乃災區僅有之生物。鐘鳴五下，吾等乃作歸計。路過一

巡捕，不准前往百老匯路，謂彼處正在開火，我意若不能早回，則上海方面友人必甚盼念，無奈只得作罷；時中國飛機正來擲彈，我們乃到隣近某工廠內暫避，工廠兩俄捕對我等甚優待，彼等絲毫不懼，胆較吾等爲壯。飛機走後，我等乃試前行，至滙山區又被阻，幸有一巡捕汽車由此路過，我車始得尾隨而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廠之兩塔均被燃燒，所過之處，流彈四飛，我等幸未受傷。至吳淞路巡捕房下車休息，大飲啤酒，遠觀後面之火，如一火山，燃燒正烈也。

八月二十一日晚，英文大美晚報載該報記者前日下午騎自行車視察虹口及楊樹浦戰區之目擊記，茲譯述其要點如下。

該外國記者自外白渡橋出發，見沿百老匯路盡是難民，向公共租界遶巡前進，蓋深恐有流彈飛來也。至蘇州橋畔，彼等所攜之什物，皆須加以檢察，方能放行。東百老匯路沿街盡是玻璃，在招商局北棧碼頭之對面，公平路及鄧脫路之轉角處，一片房屋皆行着火，街中有一華人死屍橫臥，一日本哨兵則竚立道中。在中國木材公司及中國肥皂公

司附近，尚有公共租界之外捕及日捕，安坐肥皂木箱上，等候換班，彼等與總捕房之電話線，前晚已被砲彈擊斷。在楊樹浦及虹口區域，各舖面之玻璃皆已破碎；米店，酒舖及兌換店所受損失最大，並有若干綢緞店會被搶劫，嗣因捕探照常巡視，搶劫之風業已少殺。在楊樹浦路中間，有一片已被火燒之房屋軀殼，水管尚未關着，殘破水管中之水，尙噴射於灰燼之中。旁有沙包一堆，由數日水兵把守，除該日兵外，此區已無一人，異常荒涼。該記者沿楊樹浦路轉來，改趨韜朋路，南至平涼路，道中砲彈及炸彈所炸之痕跡頗多，滙山路有炸彈所炸之洞二；至華德路西牢附近時，情形更慘，寂無一人。一炸毀之載重汽車橫亘道中。茂海路及熙華德路交界處，一羣房屋正在激烈燃燒中。因恐北去有中國軍隊，而南方又有大火，乃趨昆明路，有某木材煤炭公司房屋業已燒毀。該處除有三五俄人尙在弄堂觀望火勢及日兵外，并無所見，該處已離火線不遠矣。至擔山路時，遇見一羣男女痛毆一乘火槍劫之強盜。過東有恆路及岳州路時，又見一死屍，一彈自鬢角穿過。至鴨綠路時，華兵正開槍射擊摩托自行車巡察之日軍；在沙袋堆後之日軍亦以機槍還擊。途中更有棺材二。楊樹浦方面一部日人，外表尙示鎮

靜。該記者謂當經過正在燃燒中之房屋時，劈拍之聲有如機槍，最後謂今日情形業已變遷，前日屹立火燄中之房屋，此時恐亦盡成灰燼矣。

(八月二十二日大公報)

日昇樓慘劇發生後

比耳

八月二十三日，日機向南京路日昇樓門前的馬路上擲下了一個重百餘磅的炸彈，這地方是上海繁華中心，故死傷極重。本文所寫是死者停屍所的情形。

這是抗戰中最慘痛的插曲，這是人世最悲慘的畫圖。

在停屍所畔的廣場上，暴露着殘腿的，缺臂的，無頭的，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被炸彈轟炸的屍體，蒼蠅聚集着，發出腐爛的氣味；有的屍體破碎得不成人形，有的屍體腐爛得不成樣子，這是此次敵人炸彈下的不幸者，這是抗戰中最慘痛的犧牲人羣。

要抗戰，自然就不免犧牲；前方血性的男兒在爲國殺敵，後方的人們也應該援助前方的將士，但是誰也沒有料到，在先施公司的門口，會被敵人擲下一顆猛烈的炸彈來。在此次死難的人們，有的是在戰區中逃難的難民，根本無家可歸，因為他們的家被砲火燬了，而有的是在日昇樓經過，而不幸遭此慘劫的。家庭裏還在等候他回來，而他們却在炸彈下犧牲了。一天，兩天不回來，方知道是在日昇樓遭此不幸了，可是，死的人有這樣多，而且被炸彈的炸燬，有的人四肢不全，有的人黝黑得難認；同時，在遭難的時候，秩序是混亂的，誰人知道是誰個的屍體呢。同時，因為死難人太多，慈善團體一時來不及掩埋，所以，不得不暫時的『暴屍』了。

自己的兒子不回來，或者是丈夫不回家，知道是在日昇樓遭難了，可是，屍體在那兒呢？因此，不得不來尋找，不得不來辨認，在百餘具屍體中間，不時來往着尋找屍體的人們。有的白髮老母在找尋他的愛兒，有的年青的妻子在找尋他的丈夫，苦惱着臉，慢慢的在屍叢中辨認。

『噢，這個人的衣服好像是他，爲什麼面孔又不像呢？』一個年青的摩登少婦，指

着一個穿一身西裝，可是面貌血肉不清的青年屍體，向着陪伴她來的老婦說。看樣子，這個女人是在找他的丈夫，跟隨她的老婦是她的娘孃。

『不是的，少爺那裏是這個樣子呢。也許少爺到別處去了，沒有死也說不定。』老婦這樣的安慰着年青的婦人。說着，又離開了這一個屍體到那一個屍場去尋找去。

『是呀，就是他呀。』一個青年人找着一個手足俱無的屍體，可是，面目依然是認識得清楚的，這樣的驚叫起來。旁邊的一個婦人，看見以後，就傷心的哭了。

我看見這幕慘劇，我走上前去問死者的情形，以及此次遭難的感想。

據那一個年青的人告訴我：死者是他們的哥哥，本是在南京路一家商店裏作事的，那一天剛巧從日昇樓經過，遭遇此次不幸，死者還有一個妻子。

談到此次遭難的感想，他說：『在這個時候，我們應該爭取國家民族的生存，個人的生死是值得什麼的，哥哥的死，假使爲了殺敵而死，我們是不應該傷心的，可是，却遭着此次敵人的投彈而死，那是太悽慘了。』

這是抗戰中最慘痛的插曲，這是人世最悲慘的畫圖，我想，血的債應該是用血來還

的，我悲痛的離開了停屍所，看見日機在空中盤旋，心裏起了莫明的憤恨。

（八月二十五日大公報）

南站視察記

戰事發生，北站成了戰場，南站便成了難民流向內地的咽喉，所以當時旅客的擁擠情形，正如此篇所述。但以後不久，日本帝國主義者竟向此難民叢由飛機大擲炸彈，男女老少死傷數百。由本文所記旅客擁擠情形，可想而知被炸時的慘狀了。

自從黃浦江揚子江的航路被封鎖，北火車站的交通被阻斷以後，南火車站的地位便更加重要起來了。近幾天來，有成千成萬的人到南火車站去，想從這裏離開上海的砲火線，同時，日機更不斷的在南站的上空盤桓，因而，關於南火車站的一切，近來已變成了人們所注意的焦點。

爲了要明瞭南火車站的情形，特別跑到南站去視察了一次。

時間是下午四點鐘，天空裏敵人的飛機，不斷的發出隆隆的聲音，法租界與南市間所有的鐵門都已經關閉了，只有老北門時關時開的可以通過，從民國路，中華路，陸家浜路向南站走去，沿途所看見的，是我們忠勇的保安隊與保衛團的警戒步哨。在沙袋與鐵絲網間，站立着荷槍實彈保國衛民的士兵，真是令人非常的感奮！

街上雖然貼着『防空淺說』和警告市民躲避敵機的標語，但在敵機盤旋的時候，仍然有不少的人坐在馬路兩旁，在死寂的市街裏，表現着他們的悠閑與鎮靜！他們沒有錢，也不能捨棄他們賴以生活的家屋，他們只好死守在這裏！

到了南火車站，舉目一望，車站內外，全被候車的人所佔據了。入口的地方，擠得來水洩不通，三個月台，被擠得簡直不能令人插足，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坐在地，有的站在旱橋上。統計一下，至少也有兩三萬人。有的女人，背上負着孩子，擠得來汗流浹背，有的人把孩子擠失了，在人叢中狂呼亂叫的尋找，那種忙亂苦痛的狀況，真是令人在緊張中感到淒楚！

鳴！鳴！鳴——一輛車頭馳過來了。月台上的羣衆發狂似的衝了過去，雖然只是一

個機頭，可是，許多人却奮不顧身的也爬了上去。一擠在那煤車上面，煤屑不斷地往下落，而人們仍拚命地爬在上面。

有的人已經在車站等了兩三天，仍然得不到上車的機會。有的已經把上海的房子退了，一心要上火車，然而又不可能，於是，整個車站裏每個人都表現着焦灼和失望！

跑去訪問車站上的辦事員，據他說：近幾天來，南站方面開出的火車，根本沒有一定。有時一天四五次，有時一天只有二三次。而且坐車的人太多，車輛太少，車子的調度，尚無多大辦法。

我問他關於日機在南車站轟炸事，據他說：直到現在為止，尚無此事。前日報載我十六日晨開出之車被日機炸轟退回的事，是外間的謠言。不過，十六日上午八時，有流彈在車站後擊傷了七個人，倒是事實。

看整個車站上擠滿了二二三萬的人。倘若敵機來襲，這倒是極危險的事情，希望當局加以注意！在歸途上，當我走過新普育堂門口的時候，從牆外聽見裏面貧兒們在唱救亡的歌聲，這與我牆外士兵的刀光劍影相應和，使我覺得在這死寂的南市，實際上是有一個

新生的力量在那裏支持的。許多人何必要坐火車逃避，何不變成一個新生的力量來保衛上海咧！

(八月十八日大公報)

三十餘同胞被日兵毒打

昨天記者在克能海路鐵欄處無意中遇到一個被日兵虐待過的小販張妙富，他說：他是英商老晉隆洋行的工人，在戰事爆發後的第二天上午七時，他在虹口四卡子橋被日兵捕了去。先押到沈家灣後東洋小學，一起用繩把手脚都綁在櫟子上，總共有二三十個人，先每人打幾個嘴巴。由善操華語的日兵問：『你們有受過公民訓練的沒有？』大家當然說沒有了。晚七時許送到蓬路日本俱樂部，那兒的窗子是用蓆子遮住的，裏面點着電燈，由胸間掛着『補助憲兵』紅字白條的日商民訊問他們。又問：『你們當過兵嗎？』『誰會說日本話？』問過就把所有錢都拿去了，每人又打了一頓。晚上十一點左右，共卅一人又押到東武昌路三元宮一齊用繩索吊起來，由一人問口供，一人記錄。接

着殘酷的刑罰便開始了，先是用木棍打屁股，打得一個個鮮血淋漓，後來又用廟裏的毛竹條抽，抽壞一根又來一根，身體好的打得更厲害，每個人都打得發昏。這樣一直打到天亮，纔讓你跪下來。小便時，他替你把褲子拉下，讓你撒在褲子上或地上，然後再跪下去。

十五日晨，每人前面丟了一個飯團，一塊臭東洋蘿蔔，要你把頭觸到地上像狗一樣的去吃。這真夠人受的！有的前面竟放了一塊爛泥，要你低頭注視，旁邊有人在監督着，你一轉眼，籐條就落在你身上了。這非人待遇共受了卅四小時，在下午二時僥倖的送到虹口捕房，在那兒問過姓名，送到外白渡橋，這纔重見天日！

記住，敵人是這樣對待我們，爲中國，爲人類，我們要消滅這羣野獸！

（九月八日立報）

閘北房屋千萬間，可憐轉眼成焦土

『保衛大上海』，現在不是空喊的時候了！要緊急執行着『保衛大上海』的有效工

作！

『焦土抗戰』，我們還未作到驚人的程度，敵人的『焦土侵略』，可說澈底的施予我們了！

不信，睜眼看看！登高一點看看！走到蘇州河邊看看！

我們英勇的將士，在滬與暴敵苦撐了兩個半月，因為大場一點被敵突破，閘北顯然陷於三面被包圍的狀態中，若不及時撤退，勢必中敵奸計。

敵機瘋狂了！

我們有計劃地撤退，早在前天夜間實行了。敵人昨天整整搜索了一天，晨五時許，就派出大批飛機，約達四五十架之多，在滬西梵王渡，大西路，中山路，虹橋路一帶盤旋偵炸，並用機槍不斷掃射。一直到午後五時半光景，才紛紛飛去。

敵機在滬西轟炸時，除在租界區域內炸傷居民百餘人外，最慘的是白利南路上的申新紗廠，雖在砲火中渡過了兩月多，勞資雙方仍努力維持着工作，想不到在我軍撤出整

個圍北的時候，還遭受了敵機這樣慘酷的轟炸。

因為敵機的整日威脅，救護人員不便工作，所以申新職工死傷的確數，到晚間還沒有人知道。據逃出的工友說，至少有一百多人。

記者昨晚七時前往調查時，有許多女工還逗留在梵王渡鐵柵門附近的馬路上，向探捕們訴苦：『先生們，做做好事吧！讓我們幾個人過去。我們的爺爺因為年老沒有逃過來，一天沒有吃，晚上還沒地方住，我們接他過來好不好？』

『那有什麼辦法，這裏過了六點鐘，誰也過不去，就是讓你們過去，也過不來了。』幾個華捕很同情而沒辦法地回答。幾位女工們雖然絕望了，仍寸寸不肯走開了。

彌天的大火

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救火車與救護車也馳去了好幾輛，但是停留了好久，眼看着彌天的大火延燒，而沒有辦法去撲滅；分明是好多工人在申新紗廠裏呻吟，也不能越鐵柵而去營救，到底還是空車開回了！

無量數的旅客們，多在旅行社買好了車票，有的來趕六時整整的京滬車，有的想搭七時半的滬杭車，都在這裏（梵王渡）折回了。

虹口，楊樹浦，閘北，江灣……淪為戰區以後，有錢的人家可以逃到租界，或者散往各地，惟有許多貧苦市民，逃既無錢，租界居亦不易，於是迫不得已，只有暫住在靠近租界的滬西近郊。

不料，我們軍隊撤退第二道防線後，敵機竟瘋狂地轟炸，尤其是瞥見了平民草棚，好像這羣野獸的眼中釘，轟炸還覺得不夠，竟用機槍低飛掃射，迫得成千累萬的貧民，扶老攜幼地逃向租界。

逃不出死亡線

在敵機凌空肆虐的時候，租界方面還可以冒險地自由來去，據說逃入租界的有五千多人。等至敵機散去，鐘敲六點的時候，租界各處鐵柵封鎖了，迫得約莫一萬五千多難民走頭無路，只有蹲在地上等天亮。飢寒交加，敵機來襲，機槍如雨點般的掃射下來，

誰也無法避免！

敵人轟炸難民還不夠，凡在蘇州河北岸的民房，都成了敵人洩憤的對象，在所謂『威力搜索』的情勢下，我們商民不知幾千萬間的房屋，都被敵人縱火焚燒了！

悲壯的鬥士們

記者於昨午後五時許在新埭坡橋前北望時，敵人引起的火焰高數丈，整個北區都在紅光的圍繞中。在煙霧瀰漫中，仍不斷有機槍與手榴彈的射擊聲。據說，我們的掩護退却的部隊，仍有數百人堅守蘇州河北岸的幾個據點內，敵人雖用火力威逼，但是我們的英勇將士，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會屈服的；並且在敵人冷不防的時候還殲滅了好多個。昨晚聽說他們只請求軍部補充他們一週食糧，一切不必顧慮了。這樣的壯烈精神，將予敵人以巨創！

沿蘇州河西行，在烏鎮路橋的北面，福源福康錢莊聯合倉庫，江蘇銀行第一倉庫，交通銀行倉庫幾所大房的後邊，都在少數往來梭巡的敵兵監視下，起着無邊無緣的大

火！

一座火山口

在新聞路橋的南岸，記者正在視察時，忽然蘇州河裏飄來了一隻難民船，滿滿地載了約莫有二十多個人，由一個「道士」裝的男子與幾個帶輕傷的婦人駁動着。

「喂！你們從那裏來？」記者驚駭地問。

「先生，救救我們呀！我們房子燒光了！」一位老年婦人大聲着哀呼，沒有顧得切實回答我。

「你們到那裏去？」一位同行友人又問。

「到那邊去。」這句話剛剛答出，船就匆匆開去了。記者又繼續前往麥根路，蘇州河北岸的同德洋棧的房子，正像一座整齊地的火山在爆發着，三五个敵兵很得意地看這蔚藍天色陪襯的金黃色火花，不知愉快到何等地步！

宜昌路橋北的中央造幣廠建築，敵機敵兵均未毀滅，可是近旁的大隆鐵廠，早經

炸燬了！附近的平房，也於昨晨十時燒完了。

記者驅車歸來時，半個大上海還在敵火包圍延燒中。

（十月二十八日大公報）

敵軍把持下的閘北

我軍因戰略關係，前日忍痛放棄閘北，移守新陣地，敵軍先頭部隊即進佔蘇州河北岸一帶，與我軍相持於周家橋沿河一帶。蘇州河北我國居民未及隨軍退出者甚衆，昨因不堪受敵蹂躪，大都冒死越中山路而逃入租界，藉以保全生命。據談：敵軍於前日上午九時四十分先由小部隊二三十人探索前進，防我軍襲擊，入境後即在每一街口架設機槍，迫令居民幫作簡單防禦工事。閘北救火員三名及警士一名不及退走，被敵所擒，用釘釘於木板上，置之新閘橋堍。下午按戶搜索煤油燈及白米，並調查戶口，入晚日兵十餘人爲一隊，按戶稽查，如白天戶口紙上註明四人，入晚有增減，即將此戶全部居民一概槍殺，致被殺者無算，箱籠物件，年青女人，均被敵人刮掠一空。昨日上午敵更變本

加厲，將年在十六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男子悉數捕去，關閉一室，檢驗雙手有否老繭，如有卽命之持槍，如槍與老繭吻合，卽予槍殺。同時復不分男女老幼，一概在大廳上加蓋『日本』二字火印，不願者加以槍殺。故敵把持下的閘北，現已成一萬惡魔窟。

又閘北大統路，梅園路，共和路一帶，有平民多人未及逃出，致悉遭敵軍拘捕。壯者強迫其担任引路及運輸工作，老弱婦孺則解至黃興路鐵路阜橋附近，排隊成列，然後用機槍掃射，一一加以擊斃。

昨日閘北敵軍及漢奸除在岸上殺人放火及搶劫外，並向蘇州河中民船用機槍掃射，未離船船戶，均慘遭擊斃。又舢板廠新橋對岸敵人，見蘇州河中有一民船卽強令靠岸，該船船戶初置之不理，敵卽用槍射擊。該船不得已乃向北岸停靠，船上老夫妻一對及一少年，均被迫令上岸，先用刺刀將老婦刺死，再將老者刺死，其年少者睹狀，自知不免一死，卽徒手向敵人衝搏，不幸慘遭擊斃。

(十月二十九日立報)

南市浦東大火蔓延

此是我軍退出上海後，閘北被大火燒光之時，南市浦東的大火情形。經此

幾場大火，上海除蘇州河以南的租界外，盡成瓦礫場矣！

南市全部淪陷已三日，到處有人放火，自日暉港以東沿南黃浦一帶，烈焰燭天，迄昨餘燼未熄。入晚由租界南眺，東南半壁，仍見紅光一片。十六舖小東門一帶，昨續起大火，鹹瓜街會館弄已成一片焦土，並延及東門路，將福安公司焚燬，火勢波及隣居南昌南貨店，申成昌茶食店，永安襪廠一帶而至水果行區域，火勢甚熾，其對面即是法租界，火勢頗有殃及之虞。是以法租界救火會特在小東門魚行街通水，經香園路源康水菓行而達東門路，設法灌救，迄晚尙未熄滅。當南市小東門放火時，隣近一帶有居留之民衆，至小東門裘天寶銀樓前，被敵槍殺兩人，東門路亦被槍殺兩人。

浦東爛泥渡大街北段昨又起大火，烈焰甚熾，焚燒至晚未熄，燒燬市房二三百間，經連日大火，該地已無一間完整之房屋。同時楊家渡招商局碼頭旁房屋，亦在燃燒中。

又前晚九時許，老白渡市街以南火燄冲天，照耀如同白晝，焚燒至午夜，餘燼尙未熄滅，共燬民房四五百間。敵軍昨晨會宣布居民祇可渡往浦西，不准再回浦東，昨午後有十餘貧民假道某外棧，跨越牆頭，擬回家搬取物具，詎甫經下牆，被敵軍發現，遂將諸人一律槍殺。各處扣留之無辜平民不下數十人，浦東大道東首各小浜南，屍骨遍地，鄉民路過咸爲酸鼻。另有一批死屍係在新三弄碼頭擲入浦中，前日傍晚隨潮浮至新關河浦面者，有男女屍二具，一係保衛團員，身上制服子彈尙未卸去，另二人一係女童子軍，一係身穿旗袍之少女，身上刀傷甚多。

（十一月十六日大公報）

七 難民與漢奸

難民與漢奸是砲火下的社會現象之一，然而却是應特別注意的社會現象。無法解決難民問題，則民族抗戰的力量便大削弱，無法制服漢奸並消滅漢奸，則敵人在我們國內便能猖獗自如。華北的傀儡政府不是已成立了嗎？

誰能打倒並制止這些甘爲傀儡的漢奸呢？只有民衆力量；但難民正是民衆力量的遭難。

漢奸誰都知道可殺，但漢奸產生的根源是貧苦的無知民衆之無法生活。怎樣解決難民生活呢？這真是個嚴重問題。因此，本篇除描寫難民與難民救濟，漢奸與捉殺漢奸的文章外，殿以夏雷君的「一個嚴重的問題」。

逃出死亡綫的難民

逸 霽

本文所述係「八一三」戰事開始時的情形。

上海戰事的發生，謠傳已經不是一天。當然略，經濟富裕，或過得去的入家，早已出了昂貴的租價，遷居到比較安全的地帶去了。到前晨戰事爆發，靠近火線，或遭受到敵人的飛機炸彈的威脅的居民，由於生的自然的慾望所推動，也就不得不收拾了一點重要的衣服與用器，扶老攜幼的拚命向距離戰區較遠的地方逃去。

租界受了特種的蔽護，是比較安全的地處。而法租界比公共租界離得戰區更遠一

點，因此大家相信，逃避到法租界裏是最沒有危險。於是，一批一批的逃難者，從前天到昨夜，從浦東，從南市，從閘北，楊樹浦，以及江灣等處，像潮水似的都逃向租界來。然而，這些在戰爭發生後才逃出來的人民，大多是工廠的工人，小販商人，或做手工業的，平時工作一天生活一天，很少有積蓄的金錢。他們一家老少逃出之後，只好就地爲家，如弄堂前的過街樓的底下，商店前的屋檐之下，是他們最好的棲息之所。

昨天晚上，記者到館工作的時候，僅僅是八點多鐘，電車已經停止通行，黃包車要價非常昂貴，於是索性從薩坡賽路，經過蒲柏路，吳淞江路，八仙橋，法大馬路等處，一直步行到愛多亞路，爲的是想觀察一下沿路難民的情形。

長長的馬路上，行人是非常地稀少；在冷落寂靜之中，街燈的光似乎格外顯得黯淡；秋風驀地吹得十分勁道，更加上了一種蕭殺淒涼的氣氛。我兀自踏着脚步，低着頭，急忙前走，飛機隆隆然好像就在我頭上的空中盤旋，我心裏不自覺地感到一種恐懼與驚悸。是的，世界上的人類，對於別人加到自己身上的死的威脅，誰也不甘默然忍受，誰也想要掙扎一下，希望能從死亡線上逃到生的境地！現在，我四萬萬五千萬優秀的中華

民族，正在發揮這求生的偉大的力量，這力量是畢竟未可藐視的啊！

走到吳淞江路的盡頭，驀然看見一個中等男子，在用他的右腳，踢着拋在磚牆下電桿木旁的一個用破舊藍地白花粗布包着的長形包裹。他或者以爲是那一個逃難者遺落的衣包吧？他踢了之後，還用手去細按了一下。誰知那是一個未滿週歲的已死的孩子，在離亂奔逃之中，愛兒病死在懷中，也只好不顧的丟在路旁了。我目覩了這慘像，我當時疑心我是踏進了鬼魔的世界，而決不信尙在萬物之靈的人羣中活着！

八仙橋菜場是避難者最好避難之處，因此那裏面已擠滿了人。電燈是熄滅的，附近的小販攤也四圍用藍布遮着，布裏只點一支臘燭。據說是爲躲避敵機的襲擊，因爲在大世界的旁邊，已經有炸彈擲下，猜測敵人的用意，還在痛恨着這般流亡者的生命殘留！

法大馬路兩旁的邊道之上，齊集着的難民也有不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鋪着條蓆，一家老少就躺在上面；有的就橫在水門汀上，把塔石當作枕頭；有的就圍坐在地上，在吃着燒餅饅頭；有的還在談着逃出時太屬匆忙，忘帶了什麼什麼東西。我清晰地聽到一個婦人在說：『一雙膠皮鞋忘了拿走，還是新買的呢。』她似乎在不勝惋

惜着那雙鞋子。的確，一雙膠皮鞋，在有錢的人看來，只值區區幾毛錢；然而在於她們，是或者想望了好久，經過了苦心的積蓄才能買到手裏，如今一旦失落，是怎樣大的一宗損失呵！

昨夜的風，不知爲什麼，吹得特別大。我想像到那澈夜的冷風，侵襲着露宿在街頭的他們的身上的時候，我怨恨上天爲何要這樣虐待他們？但我一想到瘋狂地飛舞在空中的敵機，我又希望上天能立刻來一陣暴風大雨，把那些敵機，吹落迷失在太平洋上！

我懷着滿腔矛盾的思緒，在寂寞黯淡中茫然前進，直到報館樓上，重又見到了電燈的光明，才把心頭的憤懣稍稍舒息了一下。

（八月十五日大公報）

一幅流民圖

以下兩文係我軍撤出上海市區時的難民流亡情形。

上海的民衆，大概還都能記得，當滬戰剛爆發的幾天，法租界的大小馬路之上，充

塞着從浦東、虹口、楊樹浦等區逃出的難民。那種扶老攜幼，背着破蓆，提着小包，跋路徬徨，流離失所的情況，真是極盡了人世的悲慘！想不到時逾三月，從蘇州河南我軍向後撤退，軍事當局命令南市駐警及一部士兵死守南市之後，使南市及浦東的無數入民，又飽嘗到了流民的悲苦！

坐在家裏安閑享福的紳士淑女們，誰能想像到馬路上驚心動魄的狀態呢？

這是昨天黃昏，記者巡視法租界東南一帶所見到的情形。

火光把半天照得燈紅；黑烟像烏雲似的向天空在直冒。充塞各大小馬路上的難民，男女老少，肩挑着箱籠衣包，也有的拿着一條破蓆，一個小包裹，或幾個瓦鉢，一隻竹蒸籠……。看來都是不值錢的東西，但那是他們的家產，他們血汗的代價所換來的寶物，決不忍拋棄，要攜帶着隨着他們到任何地處。真的，那些東西同他們生命的關切，確比富人的汽車洋樓重要得多。有一個老年婦人，還在生病，怕遭了風，頭上裹着一塊黑布，穿着件棉絮綻出的破棉襖，手扶在一個小女孩的肩上，又喘又咳的向前走着。孩子太多的女人，手裏牽着兩個，懷裏抱着一個，背上還背着一個，她一面走，一面還在

回頭望着那火光下的家，她流連着，徘徊着，孩子在喊着：『爹爹怎麼還不來？』他們的爹爹不知是否已葬身在火窟？還是僥倖逃出，也同他們在一個方向奔來？

他們都只知道向前走，走，背了那紅光半天的方向。但究竟走到那兒？那兒是他們安身的方地？這問題，不但縈繞在我的心裏，恐怕連他們自己，也是茫然不知吧？

聰明一點的，看見小馬路上洋車廠前停着的洋車，就扒了上去，張起的車蓬，可以暫蔽寒露冷風，假若廠主或警察不去干涉，倒也可以坐着度過一夜，到明天再作計劃。還有的是擠在弄堂裏的過街樓下；也有的就坐在人家門前的階上；有的靠在牆根下在哭泣，有的坐在地上在向過路人訴述着逃亡的經過。

但大馬路，小馬路上充塞着的難民，還是在向前走，走，不停的走。他們究竟走到那兒呢？他們的家，已在紅光黑烟之下化成了灰燼，化成了什麼都沒有！這流離，這苦痛，這悲慘，是戰爭惠賜給了他們；而這戰爭是日本軍閥要侵略我們的國土，要剝奪我們的生存才造成的。不知他們在茫然前進的時候，也會想到了那禍根而痛恨，而立志要

報仇沒有？

（十一月十二日大公報）

十萬難胞在敵軍刺刀下掙扎

南市難民區昨天還是難民蟻集，自來水雖然接通了，但一般情形仍在極度混亂狀態中，而敵軍在下午終於侵入了難民區，使十萬難民的安全，遭受了絕大的威脅！

在這裏，記者不能再把昨天一天悽慘的情景，向讀者報道，並大聲呼籲：趕快解救難民區內的十多萬同胞！

昨晨的情形已比前晨嚴重一層，三天的絕食露宿，使原先奔波動亂的難民們也萎頓了，無數老弱婦孺自然更受苦了，這裏記者眼見的難民，簡直使我不信是以前安居樂業的平民，像是已遭受了二年徒刑的囚犯。那麼這怨獄又是誰促成的，不消說，是我們的民族敵人！

記者身旁，正有一位年邁龍鍾的婦人在鐵門邊號哭，她唯一依靠的孫子被困在南市了，此刻連人影也找不見，是死了還是雜在人羣裏，誰也不知道。老婦人終於哭倒在門邊，路旁很多人下淚；誰無子女，誰沒骨肉，這遭遇又怎令人不悲痛？怎令人不憤恨？

沿民國路法租界居戶和各慈善團體，昨天都購製大批光餅饅頭等，設法送入難民區分發，使嗷嗷待哺的難民羣得到些僅有的果腹東西，但是哀鴻遍街，那能普遍救濟得了。

南市南部整天還在焚燒，這狂火又吞噬了無數人的居屋，他們是回不去了。

十二時廿五分，新北門障川街突然由城內穿出敵兵卅多名，將沙包佔據，插上太陽旗幟，用槍刺將四圍難民驅散，這時整條民國路的難民是受驚了，墜進恐怖的深淵裏，畏縮到路旁去，聲息全絕，他們原本是『待宰的羔羊』，如今又成了鐵蹄下的囚民了。

日兵隨着就列隊在沙包面前太陽旗下，攝了幾幅影，一面也對難民羣拍照，躊躇滿志，很得意的樣子。

一點一刻，敵兵分成幾隊，由班長率領，東向佔據新開河沙包，西向又搶佔了老北門的工事。

二時廿分，新北門又穿出小型坦克車二輛，西向循民國路巡行了一週，機聲軋軋，輪齒也把我們的路面咬破了；步兵十四名也隨車遊行示威，馬路兩旁我們非武裝的平民

都呆住了。

二點半，三個工友模樣的青年在潘家街口被抄，檢查了好久，此後就下落不明；街頭壁上一部分標語也被撕了去。

二點五十分，天忽然降大雨，難民于是四散奔避，有的就用蓆子遮住了頭，十萬人羣，這時就在風風雨雨中困守着，這情景實是懷絕人寰！記者附近只聽得一片呻吟聲，是孩子們的哭泣，是婦女們的嘆息，這聲調是低沉而淒哀，是人們不忍卒聽的。

之後，雨繼續不斷吹打着，民國路上的十萬難民是僵死了似的，僅有的活動者是敵人的往來穿梭。夜來，雨仍不止，十萬難胞他們是到生死絕續的最後關頭了！

難道我們就眼看十萬難胞，永遠被困圍在敵人鐵蹄之下做奴隸了嗎？我們要想辦法使他們脫險才對呀！

（十一月十三日大公報）

某師長會見記

九月五日傍晚時分，本報記者隨着文化界救亡協會，中國婦女慰勞會代表數人趁着

佛教會救護隊的車到戰地去。離開上海市區，走進我軍防守的陣地內，沿途村民們來來往往，有的肩担，有的荷鋤，有的趕着牲口，還是操作如常。此外滿眼嚴密的崗位，高低的防事，都是足夠使人喜悅的。雖有幾處高大的廠屋被炸毀了，許多牛的屍體堆着，但這證明敵人投彈標的不準確，將民房當軍營，乳牛當作戰馬。

裝着滿車的慰勞品，好容易才到了目的地，××師長，誠懇地招待我們。

從外表上看來，他不過三十多歲，是一位文雅的將軍，他堅決的說：『對於這次抗戰，我軍在軍事方面是有堅強的把握的，決不讓敵人藉速戰而取勝，而一定要將戰事拉長持久，使敵人最後必歸於淪亡。所以目前最需要的，是民衆能切實認清並且了解這點，加緊本身的組織，軍民連成一氣。民衆的力量可以幫助軍事的，如在衛生方面，應注意掩埋，以撲滅瘟疫；在特務方面，應注重偵察，以消滅漢奸；同時應注重宣傳，使抗戰的力量可以普遍。』自然，這使我們相信他精於軍事，長於政治，在這樣的長官領導之下，我們抗戰的前途是有絕對勝利的把握的。

『是的，我們一定要把民衆組織上的困難，快快克服過來。』一個慰勞的代表，肯

定地答覆。

在我們離開師部的時候，大家並且請他題了許多鼓勵的話，記者的手冊中，他寫着：『驅逐倭奴，復興民族。』

漢奸在戰區的確很活動，我們在途中就一連遇到三個，弟兄們都呪詛着：『他媽的！這些漢奸，非生擒活剝不可！』一次，我們聽見漢奸給敵機三度鳴槍作暗記，一次，我們發現了一個使用綠電光的，結果，招來了一架飛機放照明彈，向我們追逐。最後當我們的車子停在一間民房的旁邊時，我們竟擒着了一個挑担的人，他帶了一大宗銅板，其中竟有兩個是一錢的印有『大日本大正十年』字樣的銅幣，當然他的形跡十分可疑，但是必須將他的罪狀調查清楚，才能處治，所以我們有點覺得不知怎樣辦他好。恰巧××師的弟兄，押着了一大串漢奸經過，我們就決定也讓他們將他交到師部去。

這些漢奸，個個形容醜惡，一個着軍服，一個頭胸都有傷創，繫着綳帶，很像台灣人，問他話，他不說，只做手勢，表示他叫什麼名字，因此我們感到漢奸問題仍極嚴重。

二時左右，星光照着平靜的戰地，我們經過了師部的衛生處，可是沒有遇見一個傷兵，只得摸索着歸路。沿途，並沒遇到意外，我們開始閒談。

有人遺憾地說：『爲什麼我們今天不能帶一個傷兵回來！』

一個佛教會的青年立刻回答：『傷兵少，難道你不覺得欣慰嗎？這是表示我們前方的勝利！』

（九月七日立報）

郭沫若談軍中故事

郭沫若氏應張發奎將軍之邀，日前又兩度赴前線歸來，據談：他在軍中，聽到關於漢奸及敵軍可笑的故事極多。一次，是張治中氏告訴他的，說：我前綫士兵，曾在敵軍陣亡的某中隊長屍身衣袋中，發現其尙未寄出的家信一封（不料終於成了遺書），內容詳述其出征經過，大致謂：『此次自抵滬後，即被調登陸，已與中國軍隊發生接觸，但中國方面戰鬥力之雄厚，士兵之神勇，則遠非初料所及，是以在草此信時，同隊之一

小隊長，一中隊長及一聯隊長，均已陣亡，現自己雖倖免於難，然對作戰前途，殊覺渺茫！』按該信原稿，仍存在我軍司令部，俟有適當機會，張司令並擬送各報披露。

又一次，據張發奎氏親自向他說：軍中最近會捉獲一個漢奸，年齡只有十七歲，據他供出：他是由大漢奸給他三塊錢，要他一次拿了三個炸彈，去破壞我軍工事的，不過因為炸彈太重了，他拿不起，只好回家，先問問母親，要不要答應這回事。結果，他的母親，將三塊錢拿去作生活費了。

他嫌二個炸彈太重，拿來後只好偷偷地拋了兩個到黃浦江，留下一個，因為怕炸傷自己也不敢放，後來就將它送到了一隻無人駕駛的空船上，想聽其自然地去爆裂，也許好些；殊不知正行事間，竟被我士兵碰上了，就把他帶到軍中。後來張將軍知道他是爲了生計，逼不得已，而被敵人利用去做漢奸的，並沒有將他治罪，反而令人每餐給他飯吃，使有自新的機會。他終於不打自招，把他所知道關於漢奸的組織說了一些。他說，敵人總是用大漢奸收買小漢奸；做大漢奸的，有的可拿一百塊，二百塊，十塊或者五十塊錢，好像包工式的，然後由他們分錢給小漢奸，雖則他是爲了三塊錢去作漢奸的，但

也有十二、三歲作漢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五角或一塊錢。因此，當張將軍談到此事時，深感到中國人民生活，因受帝國主義者的剝削，窮困到忍無可忍，以至不得不去作漢奸，這是很可痛心的！但唯一消除漢奸的辦法，自然除了用軍事的力量抗戰外，是必需民衆自己加強訓練，嚴密組織，這樣，才好使漢奸的組織無從存在。

末後，郭氏附帶告訴記者：自從他離日來滬後，多半的時候，仍是在繼續寫作，但日人爲欺騙民衆視聽起見，是無所不用其造謠之能事的。最近他接到他的夫人來信，知道在八月底，敵人竟在其本國，用無線電播音，說他帶了五萬兵，和中央軍聯合在上海前線作戰，那般無聊的刑事們，藉此便一天到他家裏去兩三次，監視他的夫人和子女。就上述，我們可見敵人是如何無恥之極！

（九月十三日立報）

羅店是怎樣失守的？

海若

羅店之失，是淞滬我軍撤退的關鍵之一。但羅店是怎樣失守的？是漢奸領

路！這是我們的教訓！

滬戰爆發後，淞滬間的人民先後逃亡大半，富人們逃得精光，僅留一二老嫗家僕在家看管。到砲火十分猛烈的時候，貧苦的農民也叫妻兒們逃難，剩下的都是些青年壯丁，他們捨不掉田園家室，他們又毫無組織和聯絡。當地的軍警紳士們，對於這些民衆組織漠不關心。一些原來做鄉村教育的人們，既和上海交通斷絕，又不能和當地駐軍取得聯繫，只好被迫退出。因此漢奸們毫無顧忌的到處活動，慘殺救國份子，刺探軍情，終於引了敵軍攻襲羅店。

事先，我們一位在羅店幹救護工作的同學，出外找汽車運送一位受傷的航空員回後方醫治，途中遇到農民報告，說馬路東面有許多兵士，埋伏在草叢裏。不幸誰也沒有嚴重地注意農民的報告，想到敵人已經由漢奸帶路偷襲進來了。到後來救護隊裏八個救護員和一個受傷航空員，都已來不及營救，忍心把他們遺棄在敵人的槍刺下！後來離羅店三四十里的餘慶橋包傷醫院裏一個護士，四個工人，也死在漢奸引導下的敵人手裏！

某村砲兵陣地正在佈陣時，有一個農民在東張西望，即以漢奸嫌疑被捕。據他供

說：一個大胖子，給他五塊錢，叫他來看看這兒有多少軍隊，在做什麼。

這些血腫的事實，說明了：（一）沒有民衆的組織力量，光靠軍事的抗戰，使敵人的漢奸可以充分的活動。（二）漢奸大半是爲飢餓所迫的無知人民。這完全是由於平日對教育民衆未盡力和沒有盡心改善人民生活。

不錯，平日也有壯丁訓練，保甲制度一大套，可是現在都一無所用，這正是證實豪紳們包辦的鄉村政治，平日魚肉鄉民，到國難嚴重，因爲得不到民衆的同情和擁護，就完全無用了。因此開放戰區和後方的人民抗日的自由，特別是組織和武裝的自由，已經是萬分迫切的事了。

現在，擁擠在上海租界上的救國先進們，成天的忙於救濟難民，慰勞，救護，會議……而放棄了近郊最主要的民衆組織和武裝工作，不知死守在租界上能做出什麼乾坤來。我要向大家呼籲，一切有氣魄的進步軍事家，耐苦的組織者，英勇的宣傳家，大家緊密的配合起來，到戰區和後方去，去組織大衆，肅清漢奸的蹤跡，掃蕩敵人的別動隊，前綫的工作正艱苦的渴望着我們呢！

（九月三日立報）

一個嚴重的問題

夏雷

艱巨的抗戰工作，既是多面的，也是全般的，我們的觀點，不能專着眼於軍事的退却；而且表面的軍事退却，既不是抗戰失敗的結論，更不是抗戰失敗的致命傷，因為它只是抗戰所表現的一個方面。

如果抗戰的基石強大，軍事一時的退却，決不能否定抗戰在理論上的結論——最後的勝利是必然屬於中國。

全民衆的生活有最低的保障後所蘊蓄着的力量，這就是抗戰的萬鈞之力的基石了。不信，試看敵人的侵略戰，不只是爭城奪地，却更致力於轟炸破壞，他們想毀壞我們抗戰的基石而使我們無力抗戰，這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這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普遍在全面抗戰的全國，然而在上海這一抗戰線上特別地顯著。

是人，誰肯活生生地餓死？鋌而走險便不免的了！目前軍事的退却，表面似乎是將

士們的責任；骨子裏還是漢奸在作祟。要不是漢奸的引導，敵人豈能在沙灘上從容登陸。所以敵人的進展，是僥倖的成功；國軍的退却，不是戰敗，而是政治沒有把抗戰的障礙肅清。換一句話說，就是抗戰中的政治，沒有注意到民衆在抗戰中的生活問題。

抗戰後，失業的民衆，怎樣使他們有工作做，不喪失鉅大的人力；戰地的難民，怎樣收容後護送後方，指定地方殖墾，爲國家增加生產；怎樣指示民衆，有組織有秩序地隨着軍隊退却，實行焦土抗戰政策；怎樣使遭受砲火洗禮的民衆，有最低生活的保障；……政治應該發揮它的力量，克服抗戰中民衆所有的生活上的困難問題，來增進抗戰的力量，不要只讓軍事單獨地苦苦支撐。

在上海，一邊看到難民收容所中尙有沒衣服穿而赤膊的難民；一邊却又看到電影院的掛牌客滿，聽到跳舞場的爵士音樂。在兩個絕對的對照下，不禁令人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感覺，這實在是抗戰中一個嚴重的問題，它的嚴重性的比重，要超過軍事上暫時的失利好多呢。

八 敵軍中的反戰宣傳

我們常說：日本帝國主義的此次侵華，是自吞炸彈。但怎樣會造成敵人的毀滅，這不但要求之於日本經濟基礎之脆弱，我國民衆反日力量之堅強，也要求之於日本民衆意識的變化。便如敵軍中反戰空氣一天一天濃厚，反戰運動一天一天擴大，則日本帝國主義之崩潰可立而待。

所以此篇所收輯的敵兵信件與反戰宣傳品，不但是極有趣味的，而且是極有意義的。至於什麼『護身符』，『千人針』，以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民衆的迷信竟這樣厲害，也正表示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太重大。

敵兵詳述作戰困難的一封信

羅店前線我軍於敵一等兵中岡忠春屍體身畔搜獲其致其兄家書，述作戰艱難情形甚

詳，原函譯文如下。

仲藏兄：

九月十四日抵中國，登陸已十六日，現在各線參加作戰，幸尙安在，乞勿懸念。

滿洲事變時，我等奉命出征，抵滿時，事變已終了，我等係屬初年兵，故未出戰。但此次與前完全不同，終日蟻伏彈雨中。現我等距敵僅三百米，伏處於昨夜掘就的戰壕中，稍一起立，即將爲敵射擊，但不常命中。最初槍彈飛來時，不自覺間輒俯首以避，現因已習慣，雖聞槍聲，亦不趨避。此間遍植棉花及水稻，藏身田間，槍彈越頂飛馳而來，絕無危險。此間並多小河，前進時，或建橋，但急要時涉河而過，水高及胸，有時在壕內夜宿，一任雨露浸濡，香烟火柴已絕，供三餐量的乾麵包，須分四次乃至五次食，每至飢腸輾轉時，以泥水炊麥飯，加醬油食之，甘之如飴。

十五六日以上，未能洗盥，沐浴更不必談。軍服尙係出發時所穿者，塵汗滿

療，垢穢異常，但生命尚不可卜，對此亦無怨言。三四日前因十餘日未會洗沐，故就浴穢水之中，此時精神愉快，與在國內時相較當尤過之。戰爭之苦，非身歷其境，終不能知。中國已非昔比，軍隊配備整齊，所有武器殆皆自動步槍及機關槍，更有堅固的戰壕，由其槍眼中頻頻射擊，我雖還擊，不易命中。我軍每次進攻，均匍伏以進，至二百米左右，卽一舉突擊。某次進攻××××，敵有堅固的水泥鋼板防禦物，三面並有小河圍繞，而鐵絲網更佈置數層，不知是否通有電流，進攻某處，殊爲困難，較難攻的旅順，尤爲堅固，我軍一再苦戰，恐將無休止。我軍飛機每日飛來投彈，中國飛機並未出動。奉令出征，生命早置度外，但此次進攻，愈入危境，我旣爲一等兵，當榮譽戰死以殉之。

此時爲九月二十日午後六時廿六分，空際多雲，天時陰沉，在敵方機關槍格格聲及迫擊砲爆炸聲中，伏戰壕中，寫此信不易。以後如無中岡一等兵戰死電報，則我必仍在華南之一角自由呼吸，乞兄安心可也。九月卅日，中岡忠春。

(十月十一日立報)

敵軍班長陣中日記

偷渡周家橋殘餘之敵，潛藏申新紗廠地下室中者二十餘人，經我軍昨日澈底之肅清，即已完全擊斃。於其屍體中搜獲文件頗多。其中有一班長名黑榮一，所寫陣中日記，充分表現敵軍厭戰畏死心理。茲經本報覓得原件，亟爲節譯如左：

十月二十三日 今天又是晝夜戰鬥，出發第一線。運氣還好，無論到何處，沒有受傷，還能夠繼續活躍。好像戰爭快要結束的樣子。有的說將被調到華北或熱河去，雖然確訊不知道，但我相信上海戰事不久可結束。假如得以平安歸國，那就不能不感謝上帝了。

友軍的砲聲，今晨感覺其猛烈無比。似乎敵已退却。我們改變作騎兵，開始追擊。第六聯隊在我們六十八聯隊之右，協力作戰——昨晚的戰役，六聯隊陣亡四十餘名，負傷六十多名。一個中隊的戰鬥力，現在只剩四十名，可謂十分『苦戰』了。我們六十八

聯隊，目下死傷已達半數有奇。看見燒毀尸體的時候，心痛不可抑遏。每次戰鬥完了後，一定是堆積薪炭，大約是十五至二十具的尸身作一次燒。分隊的戰友，現在就是在燒着。

也不曉得那塊是那位戰友的灰骸，在戎馬倥傯的當兒，委實也管不了這麼許多。

中國軍隊的遺骸，被砲彈所炸裂，血跡朱殷，重重疊疊，不知其有若干！

這就是叫做『戰爭』呀！我恍惚從夢中驚醒。不禁想起滿洲，何等艱難。總之，這是我有生以來未有的辛苦，悲哀，也是最難得的體驗。又是命令集合了，想寫的事很多，只好擱筆。

十月二十五日 二十三日躡躍出發前線，一直活動到如今，我還是沒有受傷，雖流彈紛如雨下，但已覺得無異於演習。我的幸運，因為我跑的速率快。當隊長在最前面，事實往往是第二人第四人最易被擊。此外是從前在演習時，我很注意地形及地物。只要計算砲彈所及的距離，不管日本軍隊的有無，坦然走上平地，倒不出毛病。這些都是貴重的經驗。

我們六十八聯隊的聲譽，當已翼飛於全國。幾十里的戰線之中，六十八聯隊的戰線，總必突出五百米至一公里。與砲兵共同作戰，也是六十八聯隊多建奇功……我們各大隊掛着鈕扣以資識別。

十月二十六夜 今天突然接到前進的命令，出動第一線。利用二十五夜的黑暗，到達敵前百米的地點。等到二十六晨二時開始戰鬥，敵人像已知道了，不斷地發砲射擊。我們只吃一次乾麵包，水壺已無滴水，真是苦得很。東方既白的時候，我們的飛機來了。初是一架兩架，後來至十二架。同時砲兵也實行轟擊。十一點，一紙命令分送與各分隊長，叫我們應該於十一點三十分衝鋒。屆時有二十八輛的戰車，前來協助。

敵人砲聲隆隆，耳爲之聾。我們上了刺刀，雖想仰頭試探敵人何在，然而不敢，蓋恐被流彈所中也。此時心中有說不出的一種神情（非身在戰場不知其味），複雜萬端。忽然在我後面一位叫做三島的，叫聲『不好！南無阿彌陀佛』，一顆子彈，從左脅穿過右脅，嗚呼一命休矣！

移時，鏘鏘的車聲大作，三架插着太陽旗的坦克來了。……敵人也一齊開火……於

是衝鋒。幸得無事歸來，現在在此寫信，謝謝天地！但是明天又要戰鬥，要再前進三百米，不曉得何時才能把信送出哩。

十月二十七日 今晨收容昨天的戰死者，悽愴無比。……因為保管遺物是我的責任，我把手表錢包與『千人針』拿着前進……

十月二十八日 今天燒化三島君，帶着分隊員四名，後退約二里——想起還不知道死耗的三島的父母，不禁淚流如注。

十月二十九日 早晨將灰骸埋置，造一小塚。又插上野花數朵……以木炭書『三島戰死地』五字，灑淚而別。回到中隊，已是午後二時。

現在我們所居的與上海僅一水之隔，是一所上等的家宅。

(十一月五日大公報)

一個敵軍俘虜的談話

下文是中央社特派隨軍記者陳萬里君的『隨軍日記』之一節，所述敵軍俘

虜的談話，頗堪注意，茲特照錄如下。

十月十七日。

猛烈的戰事在葛家牌樓宅和陳家行兩地展開，敵人一方面是企圖南進（葛家牌樓宅），經大場而達真如，完成大包围的形勢。一方面是企圖西進（陳家行），直趨南翔，實現中央突破的戰略。但是，敵人在兩地都受到了重大的打擊，而在葛家牌樓宅更有壯烈的血戰在進行。

侯家木橋（在廟行正面）的敵人，前天向我們新宅陣地進犯，給我們打了個落花流水，並且還捉到了一個俘虜。他是第一師團步兵第二旅團第三聯隊第三大隊第十二中隊第二小隊的一等兵，名字叫做田中清藏，已經在昨天解到了這裏。

一個滿臉長着鬍子頭頂已經禿了的中年人，他便是田中清藏。他生在東京，今年二十五歲，在東京開着一家花店，他是後備役，在大正十二年退伍的。這次侵華的戰事爆發之後，預備役和後備役都動員了，他就在軍閥的驅使之下到了上海，浸在水裏作戰，已經有一個多禮拜，腰部和兩腿部腫痛，精神更疲倦到了極點，因此逃不動，而給

我們俘虜了。

據他說，這回日軍在上海的傷亡很重，一般地說，傷亡都已超過半數，而第三師團的傷亡更重，幾乎所存無幾。他自己所屬的第一師團加納旅團長和長谷川聯隊長，也都已經陣亡了。查加納旅團長於本月十一日在曹家宅戰死，名治雄，東京府人，五十歲，係陸士第二十一期出身，曾任步兵第三聯隊附及第一師團副官。

我們問他松井大將之受傷是否確實，他回答的是：「聽說確實受了傷。」

他還說現在日軍的飲食發生絕大的困難，士兵在前線都攜帶了乾糧，每兩天發一次，但是吃了乾糧之後，大家無法止渴，就胡亂的喝着污濁的生水，因此痢疾在士兵中嚴重地流行着。

對於這次戰事，他表示了極度的反感。他說：「後備役和預備役對於這次戰事，都一致表示反對的，實在日本經濟的力量，不能推行這回的戰爭。」

他對於我們的優待十分感激，而更感激的是他因此將來得以生還東京了。

今天有人為俘虜田中清藏攝影，我也就照了幾張。當時他看到我抽着烟捲，便討了

一枝。並且還要求寫一封家書，回去報告平安。因他自從九月十四日參戰以來，對於國內的通信，長官是絕對禁止的，大約是怕把失利的真相傳到國內去吧。

(十月二十二日大公報)

敵軍反戰空氣濃厚

——左右翼散佈告出征士兵書——

我軍在××前線敵兵死屍中，檢獲傳單一紙，足見敵軍之心理及其國內之不安，茲譯錄如下：

(一) 告出征中國士兵書

哎！悲慘啊！你們遠適異國去流血賣血，果爲了誰的利益呢？軍閥與財閥是藉了戰爭，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私圖！

你們在故鄉的妻子兒女，在貧病交加之中，已經到了不能支持的境地了！

我們在滿洲事件中死傷了的二十萬同胞，究竟爲誰而犧牲？這不過爲了軍閥的野心和財閥的權取，而毫無代價的被殺戮！

我們不能再受軍閥和財閥好聽的宣傳所欺騙！戰爭與大眾生活的地獄化，在軍閥的野心和財閥的權取繼續進行當中，絕不會有終止的可能！

中國人是敵人嗎？不是的！日本軍閥財閥侵略中國的時候，我們始不得不爲了毫無理由的戰爭和資本家貪婪的權取，而被驅使前去送死！

戰爭不一定是愛國！真正的愛國，真正的國家觀念乃大眾生活的向上。蹂躪大眾生活的軍部和戰爭，才是民衆的敵人！國家的蠱賊！

我們要：

即時和平！

軍部啊！還士兵的命來！

全農 全水 總同盟 產組 鄉軍有志團

(二) 致在華北將士

九月四日，天皇陛下幸臨時議會，發表下述意味的勅語：『日本爲了國際和平，應刻不容緩的趕緊停止戰爭。與外國以中正和協之態度從事交涉，實現東亞之和平。』

被上述勅令驚駭了的軍閥，立刻禁止議會附近的交通，用憲兵的特別警戒監禁議員，防止他們自己大罪的暴露。

對於諸位所以遲遲不派遣應援部隊，乃因爲陛下反對戰爭，不許出兵。然而軍閥不得陛下許可，仍悍然出兵了！

現在雖然已經戰爭，但尙未能入宣戰的階段者，係因陛下要令即時和平。所以這回的戰爭，完全是軍閥的私戰！

· 忠勇的皇軍喲！軍閥要廢立今上陛下，以與軍閥方便的秩父宮爲天皇。『一二六』的時候，川島陸相，真崎大將等，不是曾通電全國的師團，爲要放逐今上

陛下樹立新天皇而造反嗎？軍閥要使陛下成爲有名無實，要使自己實際成爲日本獨裁者。

忠勇的皇軍喲！軍閥眞實是昭和的叛逆者！好好忠實擁護今上陛下啊！

服從陛下的勅命，決心卽時撤兵！卽時和平！

把槍口向着軍閥！

參加昭和的勤王！

與中國『中正和協』！

現役將校有志團

（十月八日大公報）

支那へ日本軍閥財閥ニ侵略サレテキル俺達へ日本軍閥財閥ニ壓迫榨取サレテキル支那ト聯合シテ日本軍閥財閥ヲ打倒シヤウ

日本平和同盟

日支兩國ノ兄弟ヲ聯合シテ侵略者ト壓迫者ヲ打倒シ仲好々真正ノ自由解放ニ進マウ

日本平和同盟

日本軍閥へ我等ノ榨取ヲ

家破城ニ夢中ニ

帝國主義侵略戦争ヲ國內軍

閥戦争ニカヘロ

日本平和同盟

我等ハ國際主義ノ精神ヲ支那ノ

兄弟ト聯合シテ進マウ

日本平和同盟

1 上列各圖、係在敵軍屍體中搜獲之「日本和平同盟」反戰宣傳品、遂譯如左：

1 中國是受了日本軍閥財閥的侵略，我們是受了日本軍閥的壓迫榨取；快和中國聯合起來，打倒日本的軍閥和財閥！

2 中日兩國的弟兄啊！快聯合起來，打倒侵略者與壓迫者；向真正的自由解放進發！

3 日本軍閥專門加壓榨取你們和破壞國家！

4 把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變成國內革命戰爭！

5 我們對本著國際主義的精神，和中國兄弟親密地攜手！

楊田奇編

敵軍某士兵的妻子贈給她丈夫的
「武運長久」旗子



敵軍的護身符



封套文曰「爆彈毒瓦斯
除御守」
此係在敵屍上搜獲者，
竟謂可以避免毒氣及炸
彈，足見敵軍畏死及迷
信心理之一斑。

敵軍護身符之一種



九 兩幅畫面

救亡運動激盪了每個有知覺的青年的心。但我們不要忘記這個社會的不平等，分階層。有的人在真誠地工作着，拚命地戰鬥着，但有的人在那裏空喊，只出『主意』不肯下水幹，更有的則在終天淫蕩，跳舞看戲！你憤恨這現象嗎？但這是現在社會的真實。你怎樣對付牠呢？有的人借着『打漢奸』乘機報私仇，搶手錶；但也竟有人於別人一呼之下把好好一個好人打死。但是使我們足以自慰的是：還有那樣沿門哭求，集款買麵包送給退陣戰士充饑的傭婦；又有那樣受不了敵人的示威而跳樓自殺的工人。這樣的人是我們抗敵勝利的基石。

此篇所收文章雖少，但已足以代表抗戰中社會情形之一面了。楊劍萍君的精神是我們光復這已陷落的大上海的希望之所寄！

大光明復業第一場顧客僅有四百

『八一三』戰事的發生，把所有的淫蕩窩娛樂所都壓閉。但只一個月，跳舞場電影院便一個跟着一個開了門。先是外國人辦的，接着是我們同胞辦的。這就是上海，這就是神聖抗戰下的上海之一面！

在抗戰時期，大光明影院打先鋒，首先復業。記者爲了要知道影院復業後的實際情形，在昨天午後一時趕着該院第一場開映之前，去巡禮了一回。

片名，不必說，大幅的廣告，早就張貼在該院的門口，上面繪着一對對彩色衣服，手挽着手，笑嘻嘻地，顯出很輕鬆活躍的姿態的青年男女，在他們的身旁是給題爲“Easy Living”，中譯：紅樓雙燕。內容怎樣，自無用看說明書，我們也不難猜測一二了！

但去看這張片子的，又是那些人呢？

下面是記者花了整整地一個半鐘頭，呆立在該院門口親眼所看見的：

時鐘還不到一點一刻，該院的售票員，早就伏在窗口，等候着顧主的光臨了。

一會兒，二個西洋女郎，連翩地來了，和樓下穿綠衣白袴的稽查員打了一個招呼，立刻跑到樓上去，一刻工夫換去了他們原來的服裝，着上了那一律的白領綠衫的制服，原來，這還不是顧客而是女侍！

再等下去，我要知道首先問津的究竟是誰？這時眼前一對西裝少年，燙髮，奶油色的嗶嘰西裝，白皮鞋，一高一矮，滿不在乎地購了票，但却不走進去而到門外去溜躑了一回，直至兩點一刻才回來。

在一點半以前，人跡是很稀疏零落。有的人，在廣告欄前，徘徊了一陣，看過那幾張預告：『七重天』，『良心的譴責』，終於走了，大約也是受不住良心的譴責吧？有的人，看不見其他的人，不敢買票，在門前躊躇着，可是仍不肯走！

一點半以後，好容易除了西裝華麗的少年外，也有了旗袍，豔裝，紅嘴唇，高跟鞋，一個，兩個，三個，五個地，繼續在那油滑的水門汀平面上出現，一味扮着笑臉，見了大腹賈，水兵，就搭訕到一道去，明明告訴人她們是些失業了的舞女！

隨後，中國人，西洋人，平均地，來得漸漸比較多了，但直到兩點半，充其量，還不到四百人的模樣，假如需要做個統計，則除了半數的外國人外，中國人中，男的（單個兒去的）佔十分之六，女的佔十分之二（舞女係絕對多數）。攜眷屬的（男女包括在內）亦佔十分之二。但我沒有看見坐汽車的，也很少碰見中產階級中的文化人和學生。

場外除了售票員和查票員，另有着黃色制服的西警二人，華警二人，以及着藍色制服的華捕六人，分佈在各道門口，記者偶然去問了他們其中的一位，是來作什麼的？經他悄悄地告訴我：今天該院第一天復業，恐怕發生意外，所以特地請了他們來維持秩序。

（九月十一日立報）

兩幅畫面

這是不折不扣的事實，

決不是誰扯的謊！

盡情地享樂解悶；

另一幅是——

任鈞

這是眼前的怪現象，
決不是神話荒唐！

*

在同一地方，
在同一時間，
却展開了兩幅畫面，
色調完全相反。

一幅是——

燈紅酒綠下面，
淫靡的音樂中間：
有許多男女相偎相抱，
正在笑語溫存，

槍林彈雨下面，

震天的殺聲中間：

有無數勇士出生入死，

正在衝鋒陷陣，

拚命地爲民族爭生存！

*

『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

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

朋友，你又想起了這兩句話嗎？

但，你且聽聽他們自己的辯解吧：

『我們是在救濟難民（舞女）呀！』

『我們是在跳舞救國呀！』

（九月十日立報）

傭婦熱心可風

戴持平

有一個傭婦陳姜玉容，自抗戰開始，就以營救傷兵難民爲己任，工作之餘，並向附近人家勸募，營救馬路街頭的赤貧難民。在南市抗戰的數百健兒，退入法租界後，有人以諸健兒壯烈之情，及三日水米未進之狀告訴她。她聽了以後大哭，卽向主人請假，奔馳於霞飛路錢家壩小桃園一帶的貧戶人家，痛哭流涕，請求捐助，不一時集成三元八角，自身復捐助一元，往購麵包數百枚，擬送偉達飯店對面軍營內爲諸健兒充饑。值作者經過霞飛路，她就以極誠懇的態度，請代表致送麵包給軍營。因爲她的熱心，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遂允爲代送。她隨在後面，遠立道旁，含淚看諸健兒，諸健兒却不知道她是捐錢的人。軍營附近觀者極多，也無人知道她的熱心。作者感其誠，復覺愧對她，所以特寫此，請予刊布，以揚仁風。

(一月十六日立報)

楊劍萍跳樓自殺

十一月三日日軍在上海租界作示威遊行，五千侵略者的橫暴氣燄，叫中國人含怒吞聲，叫各國人側面而視。二百餘萬市民，好像『無一是男兒』似的！但是我們畢竟還有了楊劍萍和別的人。

當本月三日午刻日軍在上海大舉遊行的時候，中西探捕爲免除發生意外起見，將交通完全斷絕，閑人一律驅散。這時候，在大世界對面修理紅錫包廣告巨大電鐘的四個電工，也被西捕招呼停止工作，攀援而下，到電氣間裏暫時休息。

他們四個是蒲石路五三四號美商聲安電氣公司（即克勞特公司）的工人，在電燈部工頭楊劍萍率領之下，修理八一四炸彈損毀的電鐘。工頭楊劍萍在木架上面，看到大隊人馬在租界上遊行。等他下來以後，又聽到人聲喧騰，於是就向同在一起工作的他的內弟沈福源說：『今天的事，真氣死我了，我情願自殺！』這時沈福源尚以爲他姊夫在說着氣話，聊以洩忿，却不料他真的攀到五十餘尺的高樓上，狂呼『中華民國萬歲』而向

馬路跳下自殺。跳樓之後，當即跌破腦殼及股部，血流如注。唯時日軍正在整隊進行，捕房人員不便前往施救。約隔十餘分鐘，始送至仁濟醫院治療，終因傷重身死，聞者不勝太息。

楊劍萍名玉書，年三十二歲，南京人。妻沈寶林，二十四歲，紹興人，曾在本市小南門倉基小學讀書，生一子名淵璞，年僅五歲，女名淵玲，尙在襁褓，均在上海。其母年五十九歲，弟名銓書，年二十九歲，俱在南京。近因避亂，尙不知流離何所。楊在麗安電氣公司電燈部服務已八年，月薪六十八元，上海居大不易，此淒者僅敷衣食開支，以故身後異常蕭條。公司方面補助治喪費四十元，同廠工友各捐三五元不等，昨日以三十二元購棺一具，並已草草營葬於白利南路二角場，此熱情男兒，竟如此了其一生，令人深致其痛悼之忱。據其同廠友人蔣俊明談，楊急公好義，向少疾言厲色云。

(十一月六日大公報)

82

721013

41

82

7 = 1013

(4)

